





目录

Content

- [第1节：屠城\(1\)](#)
- [第2节：屠城\(2\)](#)
- [第3节：屠城\(3\)](#)
- [第4节：屠城\(4\)](#)
- [第5节：闯府\(1\)](#)
- [第6节：闯府\(2\)](#)
- [第7节：闯府\(3\)](#)
- [第8节：闯府\(4\)](#)
- [第9节：闯府\(5\)](#)
- [第10节：闯府\(6\)](#)
- [第11节：闯府\(7\)](#)
- [第12节：劫杀\(1\)](#)
- [第13节：劫杀\(2\)](#)
- [第14节：劫杀\(3\)](#)
- [第15节：劫杀\(4\)](#)
- [第16节：劫杀\(5\)](#)
- [第17节：劫杀\(6\)](#)
- [第18节：劫杀\(7\)](#)
- [第19节：识奸\(1\)](#)
- [第20节：识奸\(2\)](#)
- [第21节：识奸\(3\)](#)
- [第22节：识奸\(4\)](#)
- [第23节：识奸\(5\)](#)
- [第24节：识奸\(6\)](#)
- [第25节：识奸\(7\)](#)
- [第26节：报怨\(1\)](#)
- [第27节：报怨\(2\)](#)
- [第28节：报怨\(3\)](#)
- [第29节：报怨\(4\)](#)
- [第30节：报怨\(5\)](#)

- [第31节：报怨\(6\)](#)
- [第32节：报怨\(7\)](#)
- [第33节：报怨\(8\)](#)
- [第34节：大捷\(1\)](#)
- [第35节：大捷\(2\)](#)
- [第36节：大捷\(3\)](#)
- [第37节：大捷\(4\)](#)
- [第38节：大捷\(5\)](#)
- [第39节：大捷\(6\)](#)
- [第40节：大捷\(7\)](#)
- [第41节：悔婚\(1\)](#)
- [第42节：悔婚\(2\)](#)

第1节：屠城(1)

引子 屠城

一阵马蹄声急急而来，来人高喊道：“大帅，且慢攻城……”

他听声音极是耳熟，睁眼看时，一个须发苍苍的老者与一个精壮的中年汉子飞马赶到，二人下马，那老者施了最为尊贵的抱见礼道：“建州左卫都督觉昌安拜见大帅。”

万历十一年春二月，天气阴霾，北风呼啸，霰雪飘飞。

关外一望无际的沃野，笼罩在无边的风雪之中。古勒城环山绕水，拔地而起，城北峰峦起伏，地势险要，上面积满了厚厚的冰雪。又深又急的苏子河波浪滚滚，蜿蜒流过城南，虽仍结冰封河，但冬季河水干涸，河岸变得异常陡峭，城里的守兵又在岸上泼水而冻成一道冰墙，攀爬颇为不易。东西两面有重兵把守，城高沟深，易守难攻。

关外人家逢到如此风雪的天气，都团团围坐在火炕上吃酒玩耍。此时的古勒城西却来了大队的明军，突近城墙，架云梯攻打。城上箭如雨发，军卒一次次冲到城下，又一次次给乱箭射回。明军中央的大纛旗下，一匹大青马上，一员大将身着二品总兵补服，冒着风雪，气定神闲地看着军卒攻杀，运筹帷幄，极是轻松自在，仿佛登临山水的书生文士，笑看云卷云舒，花白的胡须随风飘散，手中令旗时缓时急，不住挥动，无奈城上弓箭太急太密，明军急切之间难以靠近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都司气喘吁吁地跑来禀道：“大帅，城中的弓箭实在厉害，是不是换个法子再攻？”

”

“嗯？”

换个法子？

难道本镇指挥有误，要你来饶舌多嘴？

”

总兵眼中精光一闪，露出无限杀机，抬头看看日头已经偏西，冷哼道：“你跟随我在辽东征战多年了，本镇的脾气你也知道，将令既出，断无收回之理！天色将晚，若不能拿下城寨，跑了古勒城主阿台，哼！你知道本镇怎么处置你。”

那都司吓得脑袋一缩，慌忙说道：“标下该死！就是拼了这条命不要，天黑前也要给大帅拿下古勒城。”

说着将上身的铠甲扒了，露出紫糖色的臂膊，持刀大呼道：“弟兄们，大帅有令，破了城寨，里面的金银财宝、女人牛羊见者有份，随我杀呀！”

明军潮水般涌向城门。

箭如飞蝗，没了铠甲的遮护，都司顷刻间连中三箭，兀自挥刀猛冲，不料腿上又中一箭，终于趑趄摔倒。他给两个军卒抬到总兵面前，挣扎着匍匐在地，满脸羞愧道：“大帅，标下无能，坠了您老人家的威名。”

那总兵却未发怒责骂，反而温声宽慰道：“起来吧！亏你追随本镇这么多年，竟蠢得有如三国时的许褚，知道他们的弓箭厉害，怎么竟脱了铠甲，那不是有意给人家做活靶子么！”

都司拄着刀柄摇晃站起身来，尴尬憨笑道：“标下一时情急，若攻不下区区一个小城寨，岂不是枉费大帅多年的栽培！”

总兵大笑道：“我李成梁纵横辽东四十年，师出必捷，威震绝域，拓疆七百里，若都像你这般蛮干硬拼，不知死过多少回了。强攻不成，便要智取。尼堪外兰呢，将这个王八羔子揪过来！”

一个獐头鼠目的中年汉子惶恐地快步跑来，神色极为恭敬，见李成梁目光咄咄逼人，不敢直视，两眼闪闪躲躲，游移不定，赔笑道：“不必劳驾了，奴才在这儿！大帅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？”

”

此人便是女真图伦城主尼堪外兰，也是此次围剿古勒城的向导，多日之前，他已暗派得力手下混入城中，以为内应。

“你这兔崽子！诳本镇说有人做什么内应，攻克古勒城不费吹灰之力。你胆子不小，竟敢欺蒙本镇。”

李成梁喝道：“给我绑了！”

两个亲兵过来将尼堪外兰绑翻在地。尼堪外兰大惊，哭道：“大帅，就是借给奴才几个胆子，奴才也不敢欺蒙大帅呀！”

“哼！你卧底的人呢？

怎么还乌龟似的缩着脖子不动？

非要等着拿下城寨才露面邀功么？

”

“大帅，也许是那几个人行事不够机密，给阿台那乱贼察觉了，如此那几个人无异羊入虎口，断无生理了。”

第2节：屠城(2)

李成梁冷笑道：“此次攻打古勒城，本镇已上奏朝廷，若无功而返，朝廷的脸面何在？

本镇如何向皇上交代？

看来只好以你的人头向朝廷谢罪了。”

他狞笑着，一拉腰中的宝剑，剑如龙吟。

尼堪外兰吓得跪倒，以头触地，哀告道：“大帅，念奴才急于求功，也是出于一片忠心，暂且开恩将这次记下，容奴才他日将功赎罪。”

“你等得，本镇等不得！本镇已年过花甲，还有几年建功立业、封妻荫子的日子？

再说女真建州三卫各部均被本镇剿灭殆尽，阿台手下不过两千人马，栖身在这弹丸之地，今日正可一鼓作气破城擒贼，岂有白白坐失良机之理？

”

尼堪外兰回头看看不远处自己那一千多个部下，登时心如死灰，安心做一城之主，天高皇帝远，日子多么快活逍遥，何苦昧于名利，妄想依靠明人，统一建州三卫，岂非自找麻烦，身惹是非？

再多的牛羊马匹人口，也是身外之物，哪里有性命要紧？

今日犯在李成梁手里，此人嗜杀成性，心狠手辣，怕是脱不过了。正在闭目暗悔，一阵马蹄声急急而来，来人高喊道：“大帅，且慢攻城——”

他听声音极是耳熟，睁眼看时，一个须发苍苍的老者与一个精壮的中年汉子飞马赶到，二人下马，那老者朝李成梁施了最为尊贵的抱见礼道：“建州左卫都督觉昌安拜见大帅。”

“觉昌安，你们父子二人来古勒城做什么？

”

李成梁一怔，并不还礼，扫视了二人一眼，神情似是不快。

觉昌安知道李成梁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小心应对，不敢有丝毫闪失，赔笑打躬道：“听说大帅要攻打古勒城，奴才与儿子塔克世急急赶来接回小孙女。”

塔克世见李成梁面露狐疑之色，接话解说道：“阿台的妻子是奴才大哥礼敦的女儿，奴才的阿玛担忧城破伤及性命，赶来接她回家，幸好城寨还没有攻破，不然侄女不知死活，阿玛不免要伤心了。”

李成梁与觉昌安多年前就已相识，知道他的底细。觉昌安世代住在赫图阿拉城，自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给永乐皇帝敕封为建州卫指挥使，传到觉昌安已有四代，觉昌安生有五子，长子礼敦、次子额尔袞、三子界堪、四子塔克世、五子塔察篇古。觉昌安年纪大了以后，上书朝廷将建州左卫都督一职转封给四子塔克世，颐养天年，不再过问政事。李成梁见觉昌安如此老迈的年纪，竟还惦记着一个远嫁出门的孙女，他心里暗自感慨，舐犊情深，凡人概莫能外呀！随即诡秘一笑，问道：“觉昌安，如今古勒城被困，你如何接出孙女？”

”

觉昌安抱拳道：“请大帅让一条生路，老奴进城接她出来。”

“念我们多年的交情，本镇倒可放你入城，可阿台肯为你打开城门么？”

”

不等觉昌安答话，一旁的尼堪外兰大叫道：“大帅，不止阿台的妻子是塔克世的侄女，阿台的姐姐还是他的妻子，他们是极为相好的亲戚，进城自然不难。就是劝说阿台开门归降，也费不了几句话的。”

他心头一动，猜到李成梁想诱开城门，只要古勒城破，擒住了阿台，李成梁怒气必消，自己便不必再做替罪羊了。想到此处，仿佛垂死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，轻易不愿放手，甚至不惜以邻为壑。

李成梁心下颇觉愕然，如此阿台、塔克世二人如何称呼？

这些蛮夷当真不曾开化，哪里有半点中原的礼教！他心中早有打算，自然不会听从尼堪外兰的撺掇，但他城府极深，不让人窥出一丝的心机，微笑着顺势问塔克世道：“你可愿意进城劝他们来降？”

”

“这个、这个……”

塔克世踌躇地看一眼父亲。觉昌安向来是个十分谨慎的人，不曾有这样的打算，事出突然，不容细想，又畏惧李成梁的威势，点头道：“老奴愿意效劳，但有一事请大帅应允。”

“讲！”

李成梁平日骄横惯了，无人敢在他面前打什么折扣，他见觉昌安答应得不十分痛快，心里便多了几分不悦。

第3节：屠城(3)

觉昌安自幼年起便在辽东安居，一直周旋在明朝官军与建州女真各部之间，察言观色的功夫练就炉火纯青，李成梁杀人如麻，建州女真妇孺皆知，八年前他第一次血洗古勒城，玉石俱焚，血流成河，吓得人人心惊肉跳，此刻见他眉毛一挑一耸，登时加了小心，求他放过孙女婿阿台的话不敢胡乱说出，干咳两声，遮掩道：“老奴求大帅不要惩罚那小孙女，阿台作乱，她并不知情。”

“好！一言为定。”

女真礼俗，入城拜见不能带兵刃，以示绝无敌意。塔克世锁着眉头，将腰刀解下，觉昌安觉察他有些为难，伸手一拦道：“带在身上无妨，怎么说与阿台也属至亲，劝他归顺也没恶意。你既担心，我与你一起进城。”

二人到了城前，守门的军卒见城主的岳父到了，明军离得又远，一面飞报阿台，一面小心打开城门，二人催马要进，后面却传来一声呐喊，无数明军一拥而上，随后杀来。觉昌安大惊，如何也想不到李成梁会趁此机会攻抢城门，慌忙打马向城中飞奔，堪堪离城门还有一箭之地，城头有人大喝道：“快快关门放箭！”

觉昌安、塔克世抬头看时，见阿台横眉立目站在城头，大骂道：“觉昌安呀觉昌安，好你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！当年你们父子引着明军攻打古勒城，杀我阿玛，我念在多年至亲份儿上，不与你们计较，没想到养虎遗患，这次又来害我，岂能再饶你？

放箭射他！”

觉昌安父子急忙掉转马头回来，不料双方箭发如雨，腹背受敌，好在二人马术精奇，急忙蹬里藏身，躲在马腹下面。哪知一支火箭从背后飞来，深深插入觉昌安肩头，顷刻之间，引燃了须发、衣裳，觉昌安大叫一声，跌落马下。塔克世死死拉住马缰，俯身去救，却给城上的乱箭射得犹如刺猬，登时毙命。觉昌安满身着火，痛得在地上乱

滚，可是箭上涂了油脂，噼噼剥剥，烧溅起来，不易扑灭，片刻之间，活活烧成了一具焦尸。

才开的城门瞬间关闭，冲到城下的军卒也给乱箭射回。李成梁见计谋不成，面色冷峻，刚刚松绑的尼堪外兰害怕迁怒自己，朝城上大喊道：“城里的弟兄们，天朝大军既然来了，自然不会轻易撤兵。你们困死城中，不如归顺朝廷。大帅有令，谁杀了阿台，就叫他做古勒城的城主！”

阿台骂道：“尼堪外兰，你这女真的败类！觉昌安父子待你不薄，你却勾结明军，将他们害死，别忘了塔克世还有三个儿子，他的大儿子努尔哈赤勇武过人，会放过你么？”

”

尼堪外兰嘲笑道：“阿台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是这么嘴硬，想想自家怎么逃过这一劫吧！我有大帅做靠山，就不用你担忧费心了。”

他一边与阿台斗嘴，一边偷扯弓箭射去，阿台听得弓弦响，急忙闪身，饶是躲闪得快，那箭堪堪擦着耳边飞过。阿台惊出一身冷汗，正要命人射他，背后几个军卒一拥向前，为首的那个一刀将他的头颅砍下，大叫道：“弟兄们，我们不过这担惊受怕的日子了！分了阿台的财宝女人，归顺大帅。”

城门洞开，为首的军卒双手捧着阿台的首级，其他军卒紧随其后，一齐迎接出来。李成梁仰天大笑，随即令旗一挥，喝令道：“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”

城外的明军蜂拥而上，霎时无数的刀光剑影闪动，鲜血溅洒，将空中的飞花和地上的积雪染得殷红……

古勒城被劫掠一空。尼堪外兰目送着李成梁率兵乘风雪返回抚顺，默默地集合起手下部众，缓缓返回图伦城。立马雪野，回望古勒城，一片瓦砾，满目焦土，渐渐隐没在交夹的风雪中，心里不胜黯然，涌出无尽的酸楚。行不到半路，后面响起急骤的马蹄声，马上人大呼道：“站住！尼堪外兰，我有话说。”

尼堪外兰勒住缰绳，见一匹健马挟着冰雪，旋风般地飞奔而来。一个身形高大魁梧的汉子拉住马头，挡在面前，厉声喝问：“我爷爷和阿玛哪里去了？”

”

尼堪外兰一肚子的火气憋了半日，正无处发作，见来人劈面责问，怒道：“努尔哈赤，你好生无礼！我怎么也是你的长辈，竟如此说话！”

第4节：屠城(4)

“你也配做长辈！勾结明军，屠杀我女真，若不是你卖友求荣，古勒城怎么会给明军杀得片甲不留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紧握剑柄，怒目而视。

尼堪外兰冷笑一声，呼着他的小名道：“小罕子，你还有心思为古勒城抱什么不平呢！还是想想怎样替你爷爷、阿玛收尸吧！放着正经事不做，竟有闲工夫教训别人，真是奇怪之极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我爷爷、阿玛怎么了？”

”

“你这辈子是再见不到他们了。”

“他们到底在哪里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惊恐无状。

“古勒城一战，他们死在了明朝的乱军之中。”

努尔哈赤悲痛欲绝，急声问道：“可是给李成梁杀的？”

”

“除了宁远伯、征虏将军李大帅，辽东哪个能有这本事？”

”

“啊——我们爱新觉罗一家与他并没有不共戴天的大仇，他怎么竟下如此辣手，如此狠毒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捶胸号啕，在马上恍惚摇晃数下，咬牙问道：“那、那我爷爷、阿玛的尸首埋在哪里？”

”

“哼！我看你是伤心昏了头，这冰天雪地的，哪个愿意费那些牛马力气，挖坑掩埋死人？

多半是带回了抚顺，你赶紧预备银子去赎吧！他们断不会少要的。”

努尔哈赤望着尼堪外兰领着部众淹没在风雪之中，仰天长啸：“爷爷、阿玛，你们在哪——”

四周寂寂，只有狂风卷起的漫天飞雪迎头撒落……

注：汉语中的爷爷，满语称萨格答玛法；满语中的爷爷，是汉语中外祖父的称谓。为阅读方便，故借用汉语称谓。

第5节：闯府(1)

一 闯府

二人缠绵，正在情浓之时，不提防床后跳出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，吃惊之下，李成梁身手甚是敏捷，仰身向后一倒，想要躲过刀刺，梨花却惊羞交加，娇呼一声，双手掩胸往李成梁怀里躲藏，恰恰挡在了李成梁身前。努尔哈赤没想到二人突然之间移形换位，眼睁睁腰刀便要刺到梨花的前胸，梨花惊叫着闭了双眼，努尔哈赤陡然看到她眼角闪着泪水，在烛光映照之下分外晶莹。

努尔哈赤回到家中，将消息禀告了四个伯叔，四人脸上尽皆失色，礼敦叹气道：“你爷爷当真老糊涂了，任凭我当时怎么劝也劝不住，非要去古勒城，还白白搭上了你阿玛一条命。唉！你说要报仇，谈何容易？”

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山贼草寇，李成梁在辽东经营三十多年，杀人无数，你见谁讨个公道回来？

他手里雄兵上万，又是朝廷的命官，他那九个儿子，人称李家九虎，辽东一带人人闻名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咱能把他怎么样？

”

“难道就没人主持公道？”

”

礼敦颇为世故地摇头道：“你这孩子恁的任性！如今李成梁雄霸一方，明朝皇帝正要倚重他，就是告到蓟辽总督张国彦、辽东巡抚顾养谦那里，他们也动不得李成梁，能有什么用！再说他们汉人官官相护，岂会因一个无名小子，坏了官场的义气？”

”

“爷爷和阿玛总不能这么白白地死了吧！”

努尔哈赤欲哭无泪，心里无限愤懑，红肿的两眼看着伯叔们。

额尔袞低头说：“大哥说得有理，不能意气用事，还是想办法筹集些银子，换回阿玛与四弟的尸体，找个风水吉地安葬为上。小罕子，我们惹不起汉人，千万不要再生出什么是非了。”

努尔哈赤见他们只想忍让，知道商议下去也没有其他办法，无奈地说：“我那儿有些松子、人参、木耳，还有十几张兽皮，值不了几两银子，不知道他们要多少？”

”

礼敦满面忧色道：“多带些总没坏处。不知李成梁在抚顺待几天，事不宜迟，等他回了广宁就要多跑路了，来回奔波，耽误工夫倒没什么，可尸首若是发臭了，岂不给人耻笑！”

“好在初春，天气尚寒，不然真叫人痛断了肠子。”

努尔哈赤想到爷爷和阿玛的尸首给人随意搬动，或许夜里暴露在外，无人照料，眼圈一红，忍不住落下泪来。

礼敦看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小罕子，你身为建州左卫都督的长子，此事当仁不让，及早赶去抚顺，免得迟了，悔恨莫及。”

带头捐了一百两银子，其他几人见了也各自捐了，一起交给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知道众人给李成梁吓破了胆，不敢去抚顺，只得默默将银子收了，孑然一人转回到家里。此时，夜已深了，女儿东果、儿子褚英早已睡熟，怀孕的妻子佟春秀在灯下坐等。刚刚搬回来不久，屋子还是簇新的。看着腰身日渐粗重的佟春秀，努尔哈赤想起八年漂泊在外的凄苦，扑簌簌地滴下眼泪来。

努尔哈赤的额娘是塔克世的大福晋喜塔喇氏，生了三个儿子，努尔哈赤是长子，下面还有两个弟弟——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。努尔哈赤八岁那年，喜塔喇氏撒手人寰，撇下三个年幼的孩子。继母那拉氏年轻貌美，却心毒如蝎，扬言要将兄弟三人赶出家门，幸亏觉昌安执意阻拦，塔克世心里也惦记着建州左卫都督的位子，不敢做得过分出格儿，没有顺从妻子的心思往外硬赶。那拉氏见硬赶不成，就变了法子，动辄打骂，不给饭吃，想方设法逼三人自行离开。努尔哈赤见这

样忍饥挨饿也不是办法，依仗身体强健，进山挖参打猎，往抚顺、宽甸、清河等地换回银钱，勉强度日。如此，又过了九年，塔克世做了都督，那拉氏的儿子巴雅喇也已六岁，再也容不得三人。觉昌安怕日子久了，那拉氏为了亲生儿子巴雅喇继承建州左卫都督之位，对三个孙子下毒手，见他们年纪长大了，就偷偷给了些银子，命孙子们离家谋生。兄弟三人抱头大哭一场，各奔东西。这一年，努尔哈赤十七岁。

努尔哈赤一路向南，流浪到抚顺城。抚顺城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河，乃是女真与汉人互市贸易的大邑，商贾辐辏，买卖兴隆。成群结队的女真人驮着人参、松子、木耳、蜂蜜、蘑菇、兽皮等山货，来抚顺换取银钱，买回兵器、布匹……努尔哈赤从未见过这么高大城垣，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集市，便在城里找了一户人家做工。这家的主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，名唤佟千顺，为人和善，是个忠厚的长者，颇有家资，只是门下人丁极为单薄，生了一个儿子、五个女儿。五个女儿早已出嫁，儿子三十多岁得病死了，儿媳妇只养下一个女儿春秀。春秀长得十分标致，性情也温婉，对祖父母、母亲极是孝顺。佟千顺与媳妇商量给她招个上门女婿，也好养老送终。他见努尔哈赤虽是天涯浪子，并非汉人，但身形魁伟，仪表非凡，就将孙女许了他。婚后一年，佟千顺病故，努尔哈赤成了佟家的主人，自立门户。佟家家底殷实，佟春秀精明干练，极善持家，努尔哈赤衣食无忧，每日或寻师练武，或到书场听书人讲《三国演义》，结识了几个要好的兄弟，过得快活自在。

五年以后，塔克世因小儿子巴雅喇资质驽钝，纨绔不肖，越大越不成器，想起三个流浪在外的儿子，派人找回了三兄弟，并有意将都督之位传与努尔哈赤。多年分别，一朝欢聚，父子相处却也和睦，谁知不出两月，觉昌安、塔克世双双惨死古勒城。

佟春秀见努尔哈赤悲伤不已，知道丈夫性情有些执拗，难以劝阻，陪他落了一会儿眼泪。等努尔哈赤心绪平静下来，径自将他的手

拉到微微隆起的肚子上，轻声问道：“今儿个这小东西一直在里面折腾，你回来时，才好了一些。你说会是儿子还是女儿？

你愿意要什么？

”

“儿女都好。是儿子将来跟我打猎护家，是女儿帮你说话解闷儿！”

努尔哈赤见妻子眉目流盼，带了几分娇羞，想到抚顺之行吉凶难测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不是把她们娘几个撇得好苦？

登时想起早早死去的额娘，难道自己孤苦的经历竟要轮回给儿女？

一把搂住妻子，又是悲伤又是惭愧，良久几乎难以自制。想到尸骨未寒的爷爷、阿玛，暗恨礼敦等人不肯出力，区区几百两银子怎会看在李成梁眼里？

看来只有暗偷或明抢了，但不知道爷爷、阿玛尸身的下落，如何下手？

第6节：闯府(2)

看来只有在李成梁身上打主意了。逼他还！他心底暗吼，咬着牙狠下心肠，勉强堆出一丝笑容，尽量轻声道：“明日我要回趟抚顺。”

“清明还早呢！倒不急着祭奠我爷爷和阿玛，家里刚刚出了这么大事，你可要当心身子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努尔哈赤欲言又止，他看到了佟春秀隐忍的泪光，大觉痛惜，不敢说去见李成梁，讨要爷爷、阿玛的尸体，摸摸她的长发，缓声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我的身子素来强壮，吃得了苦。年少时没了额娘，遭后母驱赶，伤心也惯了。我到抚顺，是想看看我那几个兄弟。”

佟春秀知道丈夫在抚顺有五个几位要好的生死弟兄，结义多年，平日经常往来走动，切磋武艺，一起吃酒欢笑，只是搬回了赫图阿拉，才断了联络，家族突遭如此巨变，他去抚顺与弟兄们见见面，也好散散心，便不阻拦，起身给他预备路上的衣服干粮。

抚顺在赫图阿拉的西北方向，不到二百里的路程。骑马跑了大半日，刚过晌午，努尔哈赤便进了抚顺城。他在抚顺城住了八年，对周围的山川、道路、城垣了如指掌。他进了城内的一家小饭馆，已过了吃饭的时辰，店里没有什么生意，店小二正围着火炉打瞌睡，努尔哈赤讨了一碗热水，吃着自带干粮，不露声色地打问李总兵可还在城里，那小二头也不抬，说客官来得不巧，李大人早回广宁了，只在抚顺逗留了一夜。努尔哈赤听了，心里暗觉失望，道了声谢，上马出城赶往广宁。广宁是关外的重镇，角楼巍峨，城墙高厚，人烟稠密，驻有重兵，屯兵四卫，计有两万两千余兵员。努尔哈赤先找了个客栈住下，到总兵府左右查看。广宁的东门称永安门，总兵府雄踞在永安门内。府门外有条大街，门前影壁高大，黑漆的大门口几个兵卒手持刀枪，更显得宅院深深，门禁森严。努尔哈赤一连看了两天，暗暗记下了总兵府四周的路径。

第三天，定更时分，广宁城大街小巷一片寂静，街上没了行人。广宁地处边塞，素有宵禁的律令，一过初更夜间便不许出行，如有违反便要坐牢囚禁。夜色沉沉，寒风透骨，努尔哈赤携了弓箭、腰刀，悄悄来到总兵府外，见军卒还在门前来回巡弋，便绕到后面，翻墙而入。总兵府华灯初上，借着远近闪烁的烛光，朦朦胧胧可以分辨出府中的路径，眼见楼阁瓦舍处处，李成梁妻妾甚多，不知他今夜歇在哪里，总兵府情形又不甚了了，不敢随意抓个往来的婢女和侍卫逼问，努尔哈赤一时大费踌躇。他暗想：“此次夜探总兵府，千万不可有什么闪失，一旦惊动了他们，爷爷和阿玛的尸首怕是难以讨回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沉住了气，放轻脚步，在后院仔细查探，找了小半个时辰，不见丝毫端倪，穿过一个阔大的花园，闪入一条回廊，忽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响，前院的月亮门里灯光闪动，急忙缩身藏在廊柱后面，不多时，却见一个婢女手提一盏红灯笼过来。努尔哈赤随在她身后，又穿过几个游廊，进了一个跨院，眼前突兀着一座高耸的三层楼阁，小婢女拾级而上，脚步放得极轻。努尔哈赤隐身在楼下阴影之中，向上窥视，楼上红灯高挂，雕梁画栋，极是气派，想必是李成梁的居处。正要直身上楼，却传来那个婢女的问话声，抬眼见她已然到了三层，在楼门外候着，并未进去，只在门外问道：“小红，夫人打扮得怎样了？”

“老爷可是在厅上等着呢！”

“你急什么？”

“老爷去了多日，今日才回来，六夫人能不好生装扮装扮？”

“噫！可是大夫人叫你催的？”

”

话声未落，门外已是多了一个婢女。

“好姐姐，可不能这么说！六夫人是老爷的心肝肉儿，阖府上下谁敢得罪？”

是妹妹看人都齐全了，怕六夫人去得迟了，有人背后乱嚼舌头，过来看看。”

那婢女当真机灵，一番话滴水不漏。

小红却并不领情，挖苦道：“难得妹妹有这番心思，姐姐怎么好生受！这看花楼可是人人眼红的地方，那几个夫人巴不得挤进来呢！怎么，你近日跑得这么勤快，不是也惦记上了吧？

第7节：闯府(3)

”

说出的话竟比天气还冷。

那婢女听她语含讥讽，心里大觉不快，嘴上却赔笑道：“那怎么会！妹子也没那个福气呢，看花楼是什么样的地方？

梨花夫人美艳贤淑，姐姐又聪明过人，妹子就是眼红也不敢动那个心思的。”

“小红，怎么又跟人家斗嘴！快帮我将碧玉簪找出来。”

阁中的夫人愠怒道，“叫她回去，说我即刻便到。”

小红慌忙进去，问道：“可是老爷新近托人从京城磨制的那个？

”

“还有哪个？

”

小婢女讨得无趣，将楼梯踏得咚咚响，下楼朝前院去了。努尔哈赤蹑足潜身跟在后面，来到前院的花厅，小婢女进里面去了。努尔哈赤绕到厅后，伏身贴壁，捅破花窗，向内窥看。花厅里灯烛辉煌，摆了满满三桌酒席。正中一桌坐着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者，自然是总兵李成梁。他一身宝蓝缎员外氅，须发花白，容颜略显憔悴，却也无龙钟之态，双目炯炯有神，身边围坐着几个年纪大小不一的妇人，左面的一桌是九个青壮汉子，右面一桌是十几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妇人。努尔哈赤少年时见过李成梁，虽是远远瞧看，但他模样并未有大变，只是苍老了一些。倒是旁边那九个青壮汉子，不可不多加提防，他们必是人人艳称的李家九虎将：如松、如柏、如桢、如樟、如梅、如梓、如梧、如桂、如楠，都自幼跟随在李成梁左右，练就一身的武艺。李成梁见小婢女回来，问道：“梨花夫人可收拾妥了？

”

不待小婢女回话，右首的那个老妇人鼻子轻哼了一声，怒道：“都是老爷将她宠坏了，一点规矩也没有，她是什么人，还以为是原配夫人么！老爷留着位子给她，大伙儿这么眼巴巴地等她，还吃什么酒席，气都气饱了！难不成要老爷给她送到看花楼里，一口一口地喂不成？”

”

厅内的妇人们一阵窃笑。

李成梁军纪极严，却没什么家规，听大夫人当众絮叨不止，也不以为意，赔笑道：“晚饭晚饭，晚些吃也没什么大碍，何必那么着急？”

”

那大夫人也不是李成梁的原配，他的原配夫人生下九个儿子便死了，临死前做主将身边的陪送丫鬟给他收了房，意在替她看顾尚未成年的儿子，九个儿子感念她多年看顾，待她自然不薄，但她出身终属卑贱，以后李成梁又续娶了五位如夫人，出身姿色都在她之上，岂会将她放在眼里，说话也没多少分量。大夫人倒也知道分寸，见其他几个夫人只是脸上有些不平之色，也不出言帮腔，李成梁更是不愠不怒，登时没有了斗志，将目光收拢到酒席上，看着那盘松仁烧鹿筋那香喷喷的热气渐渐变少。李成梁等得也有些心焦，正要命那小婢女去催，门外一声娇笑：“我来晚了，老爷久等——”

红灯高挑，环珮叮当，弱柳扶风一般，一个宫装丽人施施然走进大厅，细腰婀娜，笑靥如花，走到李成梁身边，俯身万福道：“老爷得胜荣归，怎么说也不该叫大伙儿坐等扫兴的。”

努尔哈赤见她果然生得娇美绝伦，难怪惹人怜爱。

梨花夫人款款地坐在李成梁身边，美目流盼，风情万种。李成梁位不过区区一个总兵，算不得什么封疆大吏，可他经营辽东多年，家财万贯，钟鸣鼎食，辽东巡抚常常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，若论积威与财势，反而有所不及。酒宴上珍馐毕陈，金杯玉盏，觥筹交错，笑语喧哗。努尔哈赤看得无趣，不知酒宴何时才散，花厅里他们人多势

众，单是李成梁那九个儿子就颇令人忌惮，动起手来，想近李成梁的身都难，遑论其他？

若不动手，又不知他今夜歇在何处，偌大院落，夜色漆黑，找寻起来定会大费周章，正在踌躇不决，他见梨花殷勤地伺候他吃喝，大有不容他人插手之势，心念一动：推想李成梁多半会留她陪宿，不如先到看花楼等他。

努尔哈赤到了看花楼下，见四周静悄悄的，贴在墙壁上稳住身形，往楼梯上投个石子，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动，春夜寂静，显得格外清脆。屏气等了一会儿，不见人声，努尔哈赤径直登上三楼，闪身进了梨花的绣阁，见里面红烛高烧，桌几甚为雅洁，不及多看，倏地躲入床帏后面。梨花夫人想必精心布置了绣阁，阁中飘荡着浓浓的脂粉香气，绵软香甜，极是魅人，掩了口鼻，香气竟从指缝中吸入，欲罢不能。铜盆中的炭火烧得又旺，香气热气蒸腾，努尔哈赤觉得沉沉欲睡，打不起精神。恍惚之中，似是过了二更，李成梁才给搀上了看花楼。

第8节：闯府(4)

小红伺候李成梁脱了外衣，转身关门出去。此时梨花也将外衣脱去，一身鹅黄短袄和葱绿色的裤子，一双淡白的罗袜踏在一对绣花拖鞋之中，因吃了几杯酒，脸色酡红。李成梁一把搂了，问道：“你方才迟迟不下楼去，可是有心等我上来？”

”

梨花顺势扑入他怀中，扯着胡子撒娇道：“人家掐着手指算你什么时候回来，盼了多少个日日盼夜夜？”

只让你等这一会儿，就心焦了？

心焦了也好，才会记着家里有人在痴痴地等你回来，不会只想着什么打仗用兵，不把我放在心上了。”

李成梁笑着拉她坐在床头，便要撕扯她的衣裳，梨花媚笑着闪躲过，说道：“方才吃了那许多的酒，妾身给老爷煮杯热茶，好去去酒气。”

“茶冲得酽一些，解解酒气，才好与你床上嬉戏。”

李成梁淫笑着跟在梨花身后，伸手去摸她的双乳，梨花打脱了他的手，娇嗔道：“先不要这般猴急的，若碰翻了茶盏，溅在手上可不是要的，气恼了我，罚你在床头替我焐脚。”

李成梁不敢放肆，讪讪地说：“焐脚倒也没什么不好，你的小脚与这双玉手一般嫩呢！屐上足如霜，不著鸦头袜……”

梨花将一盏热茶放在李成梁面前，撇嘴道：“老爷领了这么多年兵，铁马金戈，冲锋陷阵，竟还没忘那些穷酸的旧习，当真难得！”

李成梁是诸生出身，寒窗苦读，读书颇多，后来投笔从戎，也一直以儒将自居。努尔哈赤生性粗豪，哪里见过夫妻间如此调笑的，虽是身负血海深仇，不能心猿意马，但心中也不禁一荡，隐隐觉得一阵燥热。李成梁乘着酒兴，俯身捉住梨花的一条腿，放在自己的膝上，一手捏住她的足踝，一手给她脱了罗袜，一只雪白晶莹的小脚握在蒲

扇般的大手里，竟是不盈一握。他轻轻抚摸几下，艳叹道：“‘高擎彩凤一钩香，娇染轻罗三寸长，满斟绿蚁十分量。窈生生，小酒囊，莲花瓣露泻琼浆，月儿牙弯环在腮上，锥儿把团栾在手掌，笋儿尖笠破了鼻梁。钩乱春心，洗遍愁肠，抓辘辘滚下喉咙，周流肺腑，直透膀胱。举一杯恰像小脚儿轻跷肩上，咽一口好似妙人儿吮乳在胸膛，改样风光，着意珍藏，切不可指甲儿掐坏了云头，口角儿漏湿了鞋帮。’莲杯饮酒，文人风流，由来已久了。冯惟敏这首词将此乐事描绘得淋漓尽致，不愧大家手笔。年少轻狂，偎红倚翠，有什么错？”

”

梨花将纤足缩回，不悦地说：“常言道：男不知女痛，女却知男乐。你们男人当真好狠的心，只知道要女子裹个三寸金莲，状如新月，步生莲花，可知道束脚一双，眼泪一缸？

那缠脚布一紧，钻心也似的疼……”

她忆起往事，泪水竟涔涔而落，想那痛苦记忆得极为深刻。李成梁吟咏的词句，努尔哈赤听得半懂不懂，但见他不胜向往钦羡，又见梨花赤裸的那只小脚，当真纤细柔软，温腻如玉，一颗心登时乱跳起来，待听她哭诉缠足的痛苦与不幸，心里暗暗发誓道：有一天，我若统一了建州，必定不让女真女子受这份苦楚，走路摇摇摆摆，极是不稳，如何操持家务，替打仗的男子们放牧割草？

李成梁正在兴头上，嘴里兀自说个不住：“你不知道竟有人写了一本书呢，叫什么《香莲品藻》，细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类，其实不过瘦、小、尖、弯、香、软、正七字而已。十趾盘兮双掌曲，三寸莲钩新月出……”

忽见梨花哽咽而泣，才住口吃茶。

梨花见扫了他的兴，忙转话题道：“老爷此次马到成功，实在值得庆贺。”

谈及征战，李成梁登时一扫方才的淫邪之态，生出一股睥睨天下、旁若无人的气概，放了茶盏，抹嘴道：“那阿台狼子野心，也忒狂

妄了，竟想着统一建州，我岂能容他做大？

”

“老爷盖世英雄，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酣睡？

妾身实在佩服得紧！”

“不瞒夫人说，朝廷定的是以夷制夷之策，好叫他们女真一盘散沙，犹如一群绵羊，选个听话的做头羊，平日只要调教好头羊，其他的羊自然随在它身后，不需再费什么心思。可是头羊却不能多，若多了个头羊，羊群就不易牧养了。”

第9节：闯府(5)

努尔哈赤听得惊惧不已：“这个计策当真歹毒无比，李成梁又是个极厉害的角色，若由他驻守辽东，女真只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。”

李成梁接着说道：“朝廷本来已选好了尼堪外兰做头羊，阿台却横里插这杠子，若不除去他，将来必要酿成大患。”

“其实老爷倒不需亲自出马，发个令箭给建州卫都督塔克世，命他剿灭阿台，岂不两便？”

”

李成梁摇头道：“塔克世与阿台是至亲，怎么靠得住？”

”

“塔克世若不从命，正好一并剿杀。”

“若是想将他们一口吃下，兴师动众不说，将他们挤到了一条船上，他们势必合兵一处抗拒，做困兽之斗，那样就棘手喽！”

李成梁手拈胡须，含笑道，“古语说：吉人自有天相。这话不假，我剿灭阿台，不想却捎上了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，倒省了我不少气力。他们父子一死，建州更是群龙无首，无人再能与尼堪外兰争胜了。”

努尔哈赤听他提到自己祖父、父亲的名字，耳中登时嗡的一声，全身发热，心道：“原来这次就是爷爷和阿玛不去古勒城，他们随后也要来攻打的，看来蓄谋已久了！”

当下便觉此行不单是讨要爷爷、阿玛尸身，更要替他们手刃仇人。

“那老爷也不必事事躬亲，如松他们九个都已长大成人，让他们代你出征，有什么不可？”

老爷敢是担心有什么闪失？”

”

“那倒不是，其实我并不计较一时胜败。”

李成梁摇头说，“他们九人其实足以独当一面，担当重任，只是他们还缺少人情世故的体会和历练。我在辽东雄踞三十多年，你们也许以为单凭武艺娴熟、兵法精通？

其实打仗不能只盯着战场和敌手，还要多想想身后。”

“还要看身后？

”

“是呀！自古没有常胜的将军么，不把朝廷打点好了，胜了也不见得有什么封赏，败了……哼！自然不用说了。天下做臣子的，一举一动，根子无不在朝廷。就像一个风筝，绳子不在自家手里。”

梨花点头道：“怪不得老爷每年往京师打点许多的银子、貂皮、鹿茸、人参，原来是去消灾弥祸。”

“不这样怎么行？

阁老、兵部、吏部、户部、工部、都察院、科道言官……宫里的公公们更是不能少。什么冰敬、炭敬、三节两寿……这样出了什么事才会有人给挡着，你看辽东巡抚换了多少人，我还是岿然不动。不然几个折子就将你参办了，管你会不会用兵打仗！”

努尔哈赤虽在抚顺住了数年，可毕竟不曾与地方官府打什么交道，遑论那些远在京城的朝廷大事？

李成梁话中满含了多年的为官处事之道，其中玄机深奥无比，非经历者难以道出玩味。努尔哈赤听得自是费解，冰敬、炭敬、三节两寿……懵然不知什么意思，便觉得他的话一忽儿觉得大有道理，一忽儿又觉得纷乱不堪，理不出一个头绪，但想到今后免不了要与明朝的官吏往来应付，当下用心体味，渐渐觉得这些话句句入耳，都是洞彻人情世故之言，内心竟有了多听一会儿的期盼，一时也似忘了闯府是要刺杀此人。正自入神之际，梨花嗔怪道：“老爷说的这些话实在难懂之极，妾身听得头都晕了。那都是你们男人的事情，我等这些小女子何必操那些闲心？

只要老爷平安回来，我自然踏实了。”

李成梁听了，见梨花云鬓半偏，眄睇流盼，登时觉得闺阁之中，面对如此美人良宵，大谈什么用兵为官，实在大煞风景，揽住梨花的细腰，伸手将她的亵衣剥下，露出嫩藕般的玉臂和红艳艳的肚兜儿来，扯开肚兜儿，露出一抹酥胸，皓白似雪。梨花半推半就，吃吃地笑起来，微闭星眼道：“老爷，拳头粗的红烛那般明亮，羞人答答个半死，少时再见了老爷那贪吃的模样，又要吓个半死，妾身岂非没命了？”

”

大凡男子富贵后讨妾，重在颜色，李成梁此时已有些酒意，梨花本是个宜喜、宜嗔、宜颦、宜笑的娇娃，笑晕娇羞，俏脸绯红，眼如秋波，登时神昏心摇，不能自持，口中淫喋浪语道：“灯下看美人本是人生的乐事，既然夫人不喜欢，咱就将蜡烛熄了，只是你不可在床上四处躲藏，以免咱找得心焦！”

第10节：闯府(6)

努尔哈赤见他起身去吹熄台上的巨烛，心想：“此时若不动手，等他吹熄了蜡烛，一片漆黑，看不真切，阁中的物件他们极为稔熟，一击不中，给他们躲藏了，哪里寻找？”

”

刺啦啦左手扯裂床帏，右手持刀，跃身疾向李成梁胸口劈刺。二人缠绵，正在情浓之时，不提防床后跳出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，吃惊之下，李成梁仰身向后一倒，想要躲过刀锋，梨花却惊羞交加，娇呼一声，双手掩胸往李成梁怀里躲藏，恰恰挡在了李成梁身前。努尔哈赤没想到二人突然之间移形换位，眼睁睁腰刀便要刺到梨花的前胸。梨花惊叫着闭了双眼，努尔哈赤陡然看到她眼角闪着泪水，在烛光映照之下分外晶莹，不忍伤及无辜，猛地一扭腰，刀锋倏地向右荡开，饶是应变迅捷，梨花的左臂上也被割开了一道血痕，霎时间，淌出殷红的鲜血。努尔哈赤收住脚步，回看梨花浑身簌簌颤抖，仿佛风中舞动的娇花，软软地晕倒在床上，心下大起怜惜之意。稍稍一缓，李成梁赤着上身翻滚到床帏后面，向外喊道：“抓刺客——”

努尔哈赤挥刀疾刺，李成梁绕床躲避，窗体宽大，又有床帏遮掩，急切之间，刺他不着。努尔哈赤大急，情知总兵府乃虎狼之地，不可久留，舞刀将床帏乱砍，见李成梁依然绕床躲避，算定他躲闪的方位，跃身而起，直扑而下。李成梁再要躲闪，已然不及，腰刀冷森森地横在脖颈之上。努尔哈赤叫道：“狗贼，你还我爷爷、阿玛命来！”

便要割下他的首级，手腕却给一双柔软的嫩手死死攀住，梨花不知何时醒来，跑上前来阻拦道：“他是朝廷命官，擅杀可是死罪！”

努尔哈赤见她赤着一双粉嫩的小脚，上身的兜肚将前胸映衬得愈发凹凸玲珑，雪白的肌肤禁不得轻轻一击，但她此刻却横身将李成梁

遮住，想将她扯开，手伸到半途堪堪触及她浑圆的臂膊，却蓦地缩了回来，脸上一阵窘热。“好大胆的贼子！”

随着背后有人呼喝，兵刃舞动的风声破空而来，努尔哈赤无心自保，打定主意要与李成梁同归于尽，不顾背后的偷袭，用力将腰刀向前一推，的一声，一把宝剑刺到，将腰刀荡开。李成梁危情顿解，大声命道：“如梅、如桂，此人想必是觉昌安的孙子，斩草除根，不可放他逃了！”

李如梅、李如桂二人答应着各舞刀剑夹击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见他们武艺不凡，知道李成梁强援已至，再要支撑下去，势必凶多吉少，一边抵挡，一边往后窗退却，李如梅舞出一团剑光，狞笑道：“你死了那份心吧！后面没有楼梯，看你的身手自然不能从三楼上平安跃下。”

努尔哈赤恍若不闻，奋力挡开二人的刀剑，抓起一把椅子破窗掷出，趁二人一怔的工夫，纵身而起，两个起落已到门边，想循原路退走。楼下早已灯火通明，李如松与几个兄弟率领众家丁，各拿刀枪火把将看花楼团团围住。他见努尔哈赤沿着楼梯欲下，大喝一声，挥起鬼头大刀向楼梯砍下，登时将楼梯砍作两截。努尔哈赤见楼梯已断，只得纵身从两丈多高的楼阁跃下。他轻功不佳，双脚重重摔落，身子向后歪倒。不等他起身，数十把长枪齐齐对准他的要害，上来两个壮汉将他五花大绑，推搡着押入看花楼。李成梁顺着搭好的木梯下楼，众人过来请罪，他哈哈大笑，挥手命人将努尔哈赤绑在楹柱之上，耸眉道：“好小贼，有些胆色！明日看我怎生消遣你！”

他心里惦记着楼上的梨花，转身上楼，众人也各自散去。

云遮残月，更漏初歇。偶尔几声犬吠传来，越发显得孤寂寒冷凄凉……努尔哈赤脸颊奇痒，登时从昏睡中醒来，浑身上下冷得哆嗦。蜡香袅袅，烬垂金藕，梨花裹了紫貂大氅，独自坐在自己面前，笑嘻嘻地手拿一柄拂尘，拂尘上的一束马尾兀自在脸上拂动。梨花见他醒了，笑容收敛，变色咬牙道：“你这小贼，看你相貌堂堂的，怎么竟做

这般阴暗的勾当，闯到总兵府行刺！好！你砍了我一刀，我要砍你一万刀。”

调转拂尘柄，在他脸上左右各打数下，努尔哈赤的脸颊立时火辣辣生疼，梨花撇了拂尘，拔出一把小刀，便要向他脸颊戳去。努尔哈赤冷笑道：“没想到你这般貌美如花，心肠却狠如蛇蝎，我不过无意伤了你的丁点儿皮肉，竟要一万倍的偿还，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？”

第11节：闯府(7)

”

梨花收住小刀，惊愕地看着努尔哈赤道：“明明是你伤了我，却还诬赖好人！我怎么心如蛇蝎了，你方才拿刀凶巴巴地砍我，何止是心如蛇蝎？

我这样讨个公道，有什么不对？

”

努尔哈赤恨她歪缠，愤声道：“讨个公道？

你才伤了一点儿皮肉就要戳我一万刀，那我的爷爷、阿玛给人无故杀死，该怎样讨还？

”

“你真是建州卫都督塔克世的儿子？

”

梨花吃惊道。

“若不是有此大仇，我何必远远……远远跑来广宁？

”

努尔哈赤一酸，想起在家中悬望的妻子儿女，本要说“何必抛下他们远来广宁”

，在这个柔媚的女子面前，又不愿失了男人的尊严，话到嘴边生生咽下。

梨花这才明白他不远数百里奔波拼死寻仇的缘由，叹了一口气，劝说道：“我家老爷其实也无心杀你爷爷和阿玛，只是刀剑无眼，也是难免的。你……你孤身一人到广宁，也实在是自不量力了，何必白白再搭上一条性命呢！方才你顾惜伤及我才没能得手，其实……其实你就是杀了我家老爷，你爷爷和阿玛也不能复生了，你还是回去吧！躲得远远的，好生过日子的好。”

努尔哈赤见她转眼之间判若两人，心下愕然，摇头道：“你说得轻松！谁不知你们汉人心机深沉，斩草都要除根的，我躲得过么？

天明后就要给人家砍头了，还说什么过日子？

”

梨花转到他身后，解着他身上的绳索道：“你失手被擒，都是因为我，我欠你一条命，放你走如何？

”

绳索一松，努尔哈赤活动几下麻木的手臂，疑虑道：“你放得了我这次，还能放得了下次？

我就是出了城，也会给他们追上抓回来，何必费那些周折？

就当你不欠什么罢了。”

梨花以为他信不过自己，急切道：“此时天色将明，城门即刻开放了。马厩中有匹大青马，那是我家老爷的坐骑，脚程极快，你去偷了骑走，他们断难追上的。若再迟疑，老爷醒来，我也帮不了你。”

努尔哈赤想着祖辈父辈的血海深仇，自己终不能这样寂寂无为地死去，拜谢了梨花，问明马厩的路径，偷偷牵出大青马，出了总兵府后门，上马扬鞭，到了城北，见城门刚刚开启，冲出靖远门，慌不择路，顺着向北的官道疾驰。耳畔呼啸生风，路上寂寥无人，他明白身后不久必会有骤急的马蹄声与呼喝声，稍一迟缓，将是万劫不复，再难躲过这场杀身大祸。

第12节：劫杀(1)

二劫杀

一顶小轿如飞而来，到了巨树跟前停下，轿中出来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，虽是一身的儒服，手中摇着一把乌木折扇，但却凛凛生威。伐树的几个大汉见了，急忙上前躬身施礼，神色极是敬畏。这几个樵夫难道是儒服汉子的家奴？

努尔哈赤正觉诧异，儒服汉子冷笑道：“努尔哈赤，皇上赐的御酒、宫膳好吃么？”

努尔哈赤一口气跑了大半日，身上的伤痛，多时的饥渴，使他渐渐恍惚起来，伏在马背上，一任它随意奔走。大青马饶是神骏异常，奔跑了半日，又不见主人呼喝催促，脚程慢了下来，竟离了官道，沿着一条小河缓缓而行。河道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层，大青马干渴之极，收住脚步，不住地用前蹄刨踢冰面，碎冰而饮。那冰层极厚，刨了多时，只有一丝小小的裂痕，大青马似是极不甘心，奋起前蹄，不料冰面光滑太甚，大青马身子一晃，重重摔倒，将努尔哈赤抛出多远。大青马已将胫骨摔裂，挣扎几下也未站起，仰头迎风长嘶哀鸣。努尔哈赤给寒冰激醒，头痛欲裂，看着倒地难起的大青马，急惊交加，又昏了过去。朦胧之中，他感到浑身燥热不已，伸手想解脱衣裳，却只摸到一层单薄的内衣，似是紧紧箍在身上，撕扯不下，依稀觉得热浪逼人，仿佛有重物压在身上，呼吸艰难，只听得有噼噼剥剥的干柴燃烧爆裂之声。努尔哈赤血脉贲张，大叫一声，悚然而醒，果是埋身在焦热的砂石之中，翻身欲起，浑身却酸软无力。

“好了，撤火吧！”

一个身穿黑色皮袍的老者搭了搭他的脉搏，点头道：“还算侥幸，他身上的寒毒都已除去。范楠，扶他出来，到火炕上歇息，慢慢给他煮些粥吃。”

声音之中似有几分惊喜，在他听来又有几分稔熟，只是脑袋昏昏的，一时想不起来。

一个健壮的童子将努尔哈赤身上温热的砂石小心除去，努尔哈赤这才觉察原来自己被埋在一个硕大的水缸之中，大半缸的砂石埋了腰腹以下的身子，水缸下的木柴兀自暗火红亮。努尔哈赤任由童子半扶半拖到炕上，覆了厚厚的棉被，觉得腰腹以下热不可挡，一股热气直透天顶的百会穴。“你们要将我蒸了吃么？”

”

他心中一急，又昏了过去。醒来时，已过晌午，一股粥香飘来，那是煮得稀烂的玉米大碴子粥，努尔哈赤腹中登时一阵蛙鸣，实在是饿了。那童子果然端来一大钵粥来，努尔哈赤一口气喝得精光，抬头看看童子，意犹未尽。那童子嘻嘻一笑，露出一口的皓齿，道：“你想必没有吃够，可师父吩咐了，你多日不曾饮食，不可一餐吃得过多，尚需调理几日，每顿饭只能吃个半饱，以免伤了脾胃。”

“多日不曾饮食？”

我不是昨日才昏倒在冰上，怎么会是多日？”

”

童子大笑道：“你已昏睡了三天三夜，若不是遇到我师父，只怕是醒转不来了。”

“我竟昏睡了三天三夜？”

”

“可不是么？”

那日师父带我到河上破冰垂钓，见你与一匹高头大马躺在冰上，师父探你还有气息，那马却摔断了后腿的胫骨，怎么也拖不动，只好救了你一个。”

“我梦见似是有人将我埋在砂石中热蒸，可是真的？”

”

“此事自然有的。那日你浑身伤痕，又在冰上僵卧了多时，寒毒侵体已深，师父怕你身子废了，落下一辈子的病痛，不得已用砂石将你埋在水缸中，架火蒸烤，尽快驱出你体内的寒毒。”

努尔哈赤大惊，挣扎起身道：“尊师是何方高人，请来拜见。”

“你切莫心急，我师父到河边钓鱼去了，天黑才能回来。”

努尔哈赤想起老者称呼童子，问道：“小哥可是范楠？”

”

“嗯！”

童子点头，却无自报家门之意，努尔哈赤也不好追问，穿衣起来道：“躺卧太久，烦闷之极，小哥陪我去寻尊师如何？”

”

童子答应着，与努尔哈赤一起出了屋门。房屋不大，处在河边的树林之中。林木经过严冬，变得疏朗干枯，风吹枝条，呜咽作响。午后正是一天最为温暖的时光，旷野郊外却无一点儿暖意。二人迤逦向河边而行，河堤不高，远远就见一个黑袍人坐在河冰之上，独钓寒江。四周衰草连天，凄清孤寂，越发显得似是出世高蹈的仙人，任意往来，不惹半点红尘。黑袍人嘴里反复吟哦道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

继而摇头道：“无舟无蓑无笠，却与诗境不合了。”

努尔哈赤轻轻上前跪了，叩头道：“多谢救命，师父大恩，没齿不忘。”

黑袍人缓缓转过身来，放下鱼钩说：“小罕子，想不到我们竟会在此见面。”

“张先生——”

努尔哈赤惊愕不已，“你……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”

原来此人他早已见过，乃是在抚顺结识的一个忘年之交，名唤张一化。此人是河北大名府人氏，科场蹉跎多年，好歹中了举人，打算

凑些银子，捐个出身，却因得罪了大名知府，反被革去了功名。大名府待不下去，辗转流落到了辽东，在抚顺设馆授徒。关外地处偏僻，文风不盛，收不得几个学生，设馆的束修又少，免不了受冻挨饿。他看书极为驳杂，经史子集以外，占卜星象阴阳风水兵法奇门……无所不观，有时在酒楼茶肆谈古论今。努尔哈赤最喜欢听他讲述历代兴亡掌故，尤其是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小说中用兵打仗的故事，曾想跟他学习兵法。张一化见努尔哈赤识字不多，自然读不懂《孙子兵法》等武经七书，每日教他读一回《三国演义》。努尔哈赤聪慧异常，终日请益，不到半年的工夫竟将一本《三国演义》背得烂熟，后来他结识了五个异姓兄弟，每日舞弄枪棒弓箭，与张一化见面便稀少了许多。

第13节：劫杀(2)

“一言难尽呀！”

张一化长叹一声，命范楠收起鱼竿鱼篓，一起回家。他边走边说道：“李成梁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占卜算卦的名声，请我到广宁为他看看前程。我生性耿介，据实直说，不想得罪了他。李成梁果然是枭雄本色，当时他并未有什么不快，如数奉上程仪，哪知他早已知会抚顺游击李永芳，我一回到抚顺，便将我押入大牢，说我妖言惑众，诽谤朝廷命官。好在你那五个兄弟听说了，四下打点，才将我赎了出来。抚顺是待不下去了，我只得四处游走躲避。”

“师父何时收了这个徒弟？”

”

“范楠乃是我好友沈阳卫指挥同知范沉之子，他祖上是北宋名相范文正公，世居江西，太祖高皇帝时，获罪谪迁沈阳。范沉锐意功名，但他读书不多，难以腾达，便让他儿子随我学习时文制艺，也好博个正途出身，乌纱蟒袍，光宗耀祖。”

说着收了鱼竿。

三人回到林间小屋，努尔哈赤便将独闯广宁的前后细说了一遍，张一化听得唏嘘不已，范楠大睁着两眼，极为钦佩地看着他。

“小罕子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”

张一化问努尔哈赤。

努尔哈赤一拳击在火炕上，闷声道：“还能怎样打算？”

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早晚我还要去广宁，拼着一死也要杀了李成梁。”

“你想公然与朝廷为敌么？”

”

“那倒不是。我心里只恨李成梁，京城皇帝与此事毫不相干。”

“在关外李成梁就是朝廷，二者并无分别。”

努尔哈赤不解道：“如此岂非动不得他了？”

”

“你不必急于向他发难，还有更要紧的事该做。”

“那报仇之事……”

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先放一放，一味想着报仇，以你眼下的实力，无异以卵击石，伤不到李成梁分毫的。”

张一化见他心有不甘，问道：“你有多少人马？”

”

“我阿玛一死，手下人马多数奔散，各寻其主，剩不下几人了。就是留下不走的，也都是些老弱病残无处可投奔的人。”

“军械、马匹、粮草有多少？”

”

“只有阿玛留下的十三副铠甲……”

努尔哈赤心头异常沉重，一种近乎绝望之情油然而生。

张一化拈须道：“这些人马不用说李成梁，就是他手下的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，你能抗拒得了吗？”

”

“李永芳手下有一千多号人马，自然难于抗衡。”

“是呀！抚顺离赫图阿拉不过几十里的路程，你在李永芳的鼻子底下，有什么风吹草动能躲得过他的眼睛？”

如今之计，是万万不可再妄兴什么报仇的念头了。”

“先生以为该怎么办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渐渐冷静下来，听他鞭辟入里，暗自佩服。

张一化沉吟道：“三十六计之中第十计，我以为大可运用。”

“那是什么计策？”

”

“笑里藏刀。”

一旁的范楠插嘴道。

“不错。信而安之，阴以图之。备而后动，勿使有变。刚中柔外也。古人说：辞卑而益备者，进也；无约而请和者，谋也。你可还记得关羽为何败走麦城？

”

努尔哈赤点头道：“陆逊为夺取荆州，给关羽写了封书信，极力夸耀关羽功高威重，可与晋文公、韩信齐名。自称一介书生，年纪太轻，难担大任，还要关羽多加指教。关羽为人，骄傲自负，目中无人，读罢陆逊的信，仰天大笑，说道：无虑江东矣。亲率大部人马，一心攻打樊城。陆逊暗中向曹操通风报信，约定双方夹击关羽。孙权派吕蒙袭取南郡。关羽回师，为时已晚，孙权大军已占领荆州，他只得败走麦城。”

“陆逊为何不在信中名言攻取荆州？

”

“如此关羽势必全力戒备，荆州攻取就难了。”

“以智取不以力拼，正是陆逊的高明之处。你要报仇，其实也属人之常情，但暗自韬晦，卧薪尝胆，避人耳目，对李成梁恭谨从命。常言道：口里喊哥哥，手里摸家伙，这样才是上策，千万不能泄露给人，引其警觉，非但报不了仇，反而会自取其祸，自招败亡。你独闯总兵府，誓死寻仇，必定已打草惊蛇，李成梁视你为心腹大患，岂会放过你？

第14节：劫杀(3)

一旦大兵压境，建州各部势必灰飞烟灭，你们女真就元气大伤了。”

努尔哈赤脸色一赧，低头道：“我一时气愤之极，本没想这许多，实在鲁莽了。”

他深知此事极为重大，关系女真各部存亡，想到因自己一时之愤，招来弥天大祸，族人难免惨遭杀戮，神情愀然，悔恨不已。

张一化劝解道：“此事也并非没办法化解，若想逃过此厄，必要借重朝廷。”

“如何借重朝廷？”

朝廷在关门之内，千里以外，远水难解近渴。”

“其水虽远，不失妙用。朝廷上权相张江陵病亡，万历皇帝亲操权柄，乾纲独断。他是个喜好名声的人，首辅申时行柄政宽大。若是厚备财物，进京朝贡，纳物称臣，对朝廷言明忠顺守边，讨要封号，得了朝廷敕书，李成梁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了。此事最为紧要，不可拖延。”

“好！我回去即刻派人四处采买特产，准备进京朝贡。还有一事求先生恩允。”

“直说无妨。”

“我想请先生到赫图阿拉助我。”

张一化看了范楠一眼，踌躇道：“那岂不是辜负了朋友所托？

我要先去抚顺一趟，不敢一口应承下来。”

范楠少年心性，对行兵打仗颇为神往，慨然道：“我若中不了进士，便要到赫图阿拉找你，骑马射箭，你可愿意？”

“我就在赫图阿拉等你。”

努尔哈赤哈哈大笑，点头答应。

努尔哈赤潜回赫图阿拉，只字不提前往广宁之事，暗里命人加紧采买名贵珍稀之物，不到一个月的工夫置办齐整。张一化也从抚顺赶来，又添办了不少物品，计有虎皮十张，豹皮十张，熊掌十对，鹿皮三十张，黑貂皮二十张，人参二百斤，鹿茸一百架，名马十匹，珍珠五十斤，还有榛子、松子、干蘑菇各若干斤。时节已到四月下旬，二人带了十个侍卫护送财物，启程上路。众人一路奔波，到了山海关前。

山海关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，北倚燕山，峰峦叠翠；南临渤海，波涛汹涌。城楼九脊重檐，城门四座：东为镇东门，南为望洋门，西为迎恩门，北为威远门。东门最为伟拔高耸，高大的城门上矗立着四丈多高的箭楼，楼分两层，檐下高悬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巨匾，镌刻着“天下第一关”

五个行楷大字，笔力沉雄顿挫，凝重遒劲，乃是当地名士肖显所书。整个城池与万里长城相连，以城为关。枕山襟海，峭壁洪涛，地势险要，壁垒森严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素有京师屏翰、辽左咽喉之称。努尔哈赤究心征战，对山川要塞尤为留意，而山海关乃是今后南下中原的必经之路，又与一般关隘不同，于是贿赂了守关的将领，登关眺望，北面山峦重叠，万里长城如一条昂首的巨龙，蜿蜒起伏在崇山峻岭之中，气势磅礴，景色异常壮观；极目而南，一望无际的渤海波涛汹涌、云水苍茫，那长城与大海交汇之处，碧海金沙，水天相接，令人有天开海岳、雄襟万里之感，豪气顿生，暗暗思忖道：“有朝一日能用弓箭、铁骑冲破此关，南下牧马，逐鹿中原，大快我心！”

张一化见他面色阴晴不定，只顾出神地四下观望，担心守关将士起疑，忙劝他下关赶路，努尔哈赤兀自恋恋不舍。

过了山海关，离京城还有六百里的路程，都是平坦宽阔的官道，极为好走。努尔哈赤平生第一次入关，关内的山川、景色，以至行人衣着、言谈笑语，无不觉得新奇有趣，赞叹道：“天子脚下，到底与咱关外不同！”

张一化应道：“咱们入关所见，并没有什么稀奇。关内受圣人教化，千年有余，人文风物自然与四方蛮夷迥异。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，一是位置要紧，二是天下人文渊薮，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，比如魏、蜀、吴三国，莫不如此。中原的精粹一在北京，皇城根下，天璜贵胄，气派自然无处可比；一在长江之南，杏花春雨，莺啼梅黄，风月无二，以致当年金主完颜亮听得‘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’之句，顿有投鞭南下之意。”

努尔哈赤听他赞不绝口，问道：“北京比辽阳如何？”

第15节：劫杀(4)

”

“辽阳可是没法比了。北京城分外城、内城、皇城、紫禁城四层。外城、皇城各有七座城门，内城周长四十五里，城门九座，用途各不相同，最为讲究，哪座城门通行什么样的车辆，都有定死的规矩，绝不可乱来。正南的城门叫正阳门，专走皇帝龙车，宣武门走囚车，东边的朝阳门走粮车，东直门走木材车，西边的阜成门走煤车，西直门走御水车，北边的德胜门走兵车……规模宏大，人丁辐辏远远胜过辽阳。那皇帝居住的紫禁城，更是天下少见的美苑仙阁，那好处我一时也难说尽，过几日就可看见了，你自去体会。”

“嗯！原来如此。”

努尔哈赤出乎意外，又觉甚是烦琐，问道，“那我们从哪个城门进去？”

”

张一化道：“按规矩，我们要从东直门进城，先到礼部禀报，然后由礼部堂官禀明皇帝，皇帝若有意召见，我们就可抬着贡盒，进入紫禁城，朝觐皇帝，然后领赏赴宴。”

努尔哈赤一时难以记住如此繁缛的礼仪，也想象不出皇城如何壮丽堂皇，一心等着进城仔细观看，路上的景致再难入眼，什么燕京八景的卢沟晓月，尽管张一化旁征博引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他仍未数对那桥上雕刻精美的石头狮子。过了五日，将近黄昏时分，远远望见了北京的城楼，落日熔金，雁阵北归，墙垣高大，绵延数十里的京城，整个笼罩在暮霭之中，越发显得神奇缥缈，气势非凡。努尔哈赤终于目睹了天下帝王之都，惊得挤舌难下，想不到世间竟有这样宏伟壮丽的都城，脱口赞叹道：“好大的一座城池！”

及至进了城里，正是上灯时分，街上行人依然络绎不绝，夜市酒楼，瓦肆勾栏，更是熙熙攘攘，笑语喧哗，家家户户街门两旁插着不

知名的树条草叶，门楣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图画，往来的女人和孩子胸前背后挂着五彩丝线编织的穗条。努尔哈赤十分好奇，问道：“京师每日里都这般热闹？”

”

“平日也是这样，不过看今天的情形，想必端阳节要到了。端阳节又称端午节、重午节、天中节、女儿节，乃是一年中较大的节日。每到端阳，家家街门旁都要插菖蒲、艾草，门楣上要贴钟馗、张天师等镇宅神像，驱邪逐祟。那天午时，要饮朱砂、雄黄、菖蒲酒，吃粽子。你看街上的妇人和孩子身上也挂了用青、白、红、黑和黄色五彩丝线编织的长命缕，里面串的是樱桃、桑葚、茄子、秦椒、白菜、豆角等蔬果。若是赶上皇帝高兴，还要在西苑斗龙舟、划船，与诸大臣宴乐呢！”

张一化多年避仇居住关外，也是多年不见了如此繁华的景象，一边给努尔哈赤解说，一边暗自叹惋。

女真人在京城极是罕见，努尔哈赤一行人身穿关外服饰，紧衣箭袖，样式极为怪异，一时引得街上众人纷纷驻足侧目，交头接耳道：“他们是哪里来的？”

可是当年的三宝公公带来的西洋人种？

”

“想是给皇上进贡方物，送什么宝贝的。”

努尔哈赤在众人的议论声中，找了一家客栈歇息。次日天明，一早赶到礼部。礼部衙门在紫禁城午门以外的棋盘街。承天门至大明门之间，用石板铺成供皇帝出入的中心御道，两侧建有连檐通脊长两排朝房，东接长安左门，西接长安右门，俗称千步廊，围以朱红色宫墙，礼部与吏部、户部、工部、宗人府、钦天监等都在东宫墙的外边，西宫墙外为五军都督府、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等武职衙门。礼部的主客司，掌管附属诸蕃朝贡接待赏赐，努尔哈赤、张一化进了会

同馆，一个主事大刺刺翘着二郎腿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，所贡都是些什么物品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按照张一化讲解的礼仪，躬身道：“建州努尔哈赤给大人请安。我们此次进贡的有虎皮、豹皮、熊掌、黑貂皮、鹿皮、人参、鹿茸、名马、珍珠，还有榛子、松子……”

那主事一翻眼皮，打断道：“按照规矩，这些贡物还要挑选才能登记在册，不必费什么口舌了，将东西抬上来吧！”

第16节：劫杀(5)

努尔哈赤见他冷眼相待，心中愤愤不平，好不容易千挑万选地置办了贡品，还要再经他挑选，这分明是有意刁难人么？

但见张一化在一旁不住使眼色，隐忍着命人抬入大厅。那主事一手捏着鼻子，一手拨弄着虎皮，揪下几根兽毛，嘴里啧啧怪道：“刚刚贡来就这样脱毛，等献给了皇上，还不剩下一张光皮子了。皇上怪罪下来，哪个敢担待？

不行不行，回去另选好的送来。这熊掌一看便不是阴干的，还有些潮呢，存入内府发了霉，我可吃罪不起，快快收了……”

经他一番挑拣，许多的贡物竟剩不下多少，努尔哈赤脸色大变，不知如何应付，张一化却不着急，知道这是此人意在索要贿银，他一个区区六品的小京官，那点儿俸禄只够勉强度日，要想手头宽裕，也没有别的法子。等他验看过了，取出一张银票递上，赔笑道：“我们那里是小地方，没什么像样的东西，让大人见笑了。急切之间，没有什么好孝敬大人的，这几两银子求大人笑纳。眼看五黄六月的，天也热了，权当买冰消暑之用。”

那主事精于此道，瞥了一眼，已知是一百两银子，见张一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，出手也大方，心里早应允了，嘴上却说：“兄弟这样做也是怕验看不周，皇上怪罪，连累了两位。其实你们千里迢迢，不用说东西如何地好，单就这份儿忠君之心，兄弟也是万分佩服的。来来来，先坐下吃杯茶，等登记好了，再给二位摆酒接风。”

努尔哈赤见他改称兄弟，竟十分亲热起来，心下暗自瞧他不起，忽然想到或许就是在总兵府听李成梁说的什么“冰敬”

“炭敬”

之类。张一化见那主事前倨后恭，转换竟极是自然，全无生硬之嫌，也觉大开眼界。

万历皇帝刚刚罢黜了司礼监大太监冯保，又追夺了已故权相张居正的敕封，大权独揽，有意振作，听说女真进贡方物，竟破例召见。努尔哈赤自东华门进了紫禁城，随着小太监七拐八绕，左右前后是一座座巍峨壮丽的宫阙，最后停在一座宫殿前，小太监进去工夫不大，出来喊道：“皇爷有旨，宣努尔哈赤上殿——”

努尔哈赤手捧礼单，小心进了大殿。殿里静悄悄的，并无什么文武大臣，正中的御案后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金冠黄袍，笑嘻嘻地看着自己。努尔哈赤急忙跪下，连磕了几个头，将礼单高擎头顶，说道：“建州左都督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叩谢皇上天恩庇护，特来朝贡方物，愿吾皇万万岁！”

御前太监接过礼单，呈到御案上，万历皇帝略略看了一遍，颌首道：“那建州寒冷荒凉，乃是不毛之地，女真人骑马射猎，置办这些方物实在不易。前些日子，顾养谦报说建州都督得暴病死了，可是真的？”

”

“不错。小臣此次朝贡，有心继承父业，接着替皇上保守天朝边陲地界，忠顺朝廷。”

努尔哈赤心里一阵酸楚，想到辽东巡抚也替李成梁开脱，爷爷、阿玛的沉冤怕是难以昭雪了。

万历皇帝命太监将虎皮铺在脚下，怀里拥着黑貂皮，微笑道：“子承父业，也是常理。你若是不来朝拜朕，那就未必了，顾养谦的奏折上举荐了别人。难得你对朝廷一片忠心，朕准你。路上也辛苦了，朕赐你御酒五坛，宫膳十碗，回馆舍歇息吧！”

努尔哈赤出了宫门，咫尺天颜，本想大明皇帝该是何等的睿智神武，不料却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，却要向他叩头下跪，心里隐隐觉得上天不公。正自思想，张一化迎上来，本要询问，见他面色如常，便忍住了。二人走在京城的大街上，努尔哈赤回望宫阙，说道：“赫图

阿拉太狭小了，不然我们多养牛羊，多猎些兽皮，多换些银子，仿着这宫阙的样子，也建一个小紫禁城。”

张一化一惊，急声道：“京城是天下的重地，厂卫横行，若给他们侦知，可是死罪。千万说话小心，以免坏了大事。”

回头看看四周无人，放心下来，接着说道：“你有此心，取而代之，足见气魄。这紫禁城可不是一般的所在，从它的名称也可领略一二。”

第17节：劫杀(6)

“紫禁城还有什么深意？”

”

“深意倒也不难领会，不过法天取象而已。紫微星垣，高居中天，永恒不移，中星环绕，名为紫宫，乃是天帝的居所，皇帝自称昊天之子，便以紫宫来象征其居所；皇帝的居所本属禁地，戒备森严，故称紫禁城。它处在皇城、内外城的层层拱卫之中，周围建有天、地、日、月四坛，有房屋九千九百九十九间，宫殿庄严瑰丽，御苑精巧秀美，穷天下财物，历经数代的扩建修缮，才有今天的规模。千万两银子堆起来座座宫阙，仅供皇帝一人居住，实在奢侈之极。”

努尔哈赤望着午门上飞翘的五座楼阁，说道：“即是人间帝王所居，他人若做了帝王，自然可以造个新的来住，这事恐怕也不能一味地爱惜民力。”

张一化听他说得斩钉截铁，附和道：“你志向远大，决不是久居人下之辈。只是北京数代都城，地形之固、关隘之险、人才之聚、经济之富，陪都金陵以外，普天之下，无一处可比。若能得了天下，还是定都此城最善。”

二人回到馆驿，静等圣旨敕书。努尔哈赤每日与张一化在京城四下游玩，查看帝京风物民情，中土商贾往来、物产丰沛，张一化又讲了北京历代的兴衰，努尔哈赤边听边看，大觉震动。万历皇帝倒也没有食言，三天过后，努尔哈赤接到了圣旨，随即启程回赫图阿拉。原道返回，轻车熟路，加上努尔哈赤归心似箭，一行人走得极快，不几天出山海关到了锦州地界。努尔哈赤要机密行事，因此不走官道，转入一段山间小路，崎岖难行，好在没了来时的贡物，只人匹马，走来容易得多。此山名医巫闾山，满语的意思为翠绿之山，山岭重叠，回环掩抱，竟有六重之多。山上古木苍苍，鸟鸣啾啾，关内春事已尽，此处地势高峻，兀自百花盛开，各种花香随风飘来，努尔哈赤等人赶

路走得一身热汗，精神为之一爽，劳乏也减轻了许多。张一化毕竟是熟读经史的饱学之士，见山间碑碣、摩崖题刻随处可见，随手摩挲。

转过一个山坳，道路更为狭窄，众人小心牵马缓行，忽听前面传来坎坎的伐木之声，循声望去，几个大汉挥着巨斧在路旁伐着一棵大松树。那松树拔地而起，势可参天，已经泛绿的丫杈虬曲盘旋，遮挡了山路上方的天空，张一化想起《庄子》书中那棵大椿，暗自嗟叹，替那巨树惋惜，不知历经多少岁月才长得如此高大。几个大汉对努尔哈赤等人恍若不见，挥斧猛砍，那松树已给伐得过半。那几个大汉肩抗手推，只听嘎吱吱的声音刚过，巨树缓缓倒下，随着轰隆一声巨响，霎时枝条、石块四处飞溅，巨树倒落，横在山路之上，堵得严严实实。饶是努尔哈赤等人早有防备，紧紧扣住缰绳，坐骑也惊得昂头嘶叫。为首那大汉喊道：“想过去的快过来帮忙搬开，不然耽误了你们回赫图阿拉，咱心里也是不忍的。”

努尔哈赤听了，顿生疑窦，暗想：我们建州女真在关外并不罕见，居处又极分散，这些人怎么知道我们要回赫图阿拉？

回身与张一化对视一眼，见他也正朝自己看来，便要暗令侍卫们小心戒备，却见一顶小轿如飞而来，到了巨树跟前停下，轿中出来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，虽是一身的儒服，手中摇着一把乌木折扇，但却凛凛生威。伐树的几个大汉见了，急忙上前躬身施礼，神色极是敬畏。这几个樵夫难道是儒服汉子的家奴？

努尔哈赤正觉诧异，儒服汉子冷笑道：“努尔哈赤，皇上赐的御酒、宫膳好吃么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见他言词之中有一股慑人的气魄，惊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怎么知道我进京了？

”

“朝中阁老王锡爵大人早有书信寄来，京中的事情有什么能逃过我爹爹的耳目？

”

儒服汉子面皮上堆着笑容，嘲讽道：“你真好记性！才数十天的工夫竟忘了我是谁？

想是以为受了皇封，便有些自觉了不起了，哼！一个小小的建州卫都督僉事，在我看来比眼前的一只蚊子大不了多少！还想着与我们作对么？

第18节：劫杀(7)

广宁城的总兵府等着你再去闯呢！可惜再也不会有人发善心放你逃了。”

努尔哈赤登时想起此人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大公子李如松，锦州地界离广宁不远，也是辽东总兵的辖区，方才那几个大汉偏偏将巨树砍倒拦住去路，可知他们蓄谋已久，早已布好了陷阱。想到无辜死去的爷爷、阿玛，悲愤不已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你们父子在关外横行多年，无恶不作，辽东百姓恨不得吃你们的肉，喝你们的血，但凡有一点儿天良的，哪个愿意替你们卖命？”

”

李如松厉声道：“哼，梨花那个贱妇，若不是爹爹宠着她，我早一刀将她砍了，除了后患，也不用今天这样大费周折。努尔哈赤，你躲得过初一，逃不过十五，你的死期到了，看今天可还有哪个贱妇来救你！”

“你们把梨花夫人怎样了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一惊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李如松仰头狂笑，“那样一个千人骑万人跨的娼妇，你还心疼么？若不是我爹爹老糊涂了，喜欢她的颜色，花了大把的银子给她赎身，我怎容这等低贱的人玷污家声？”

如今好了，她放你逃了，爹爹醒来大怒，责打了她，没想到她竟受不得半点儿委屈，一根白绫吊死了。除去了我的眼中钉，本该谢你，可你我势同水火，断难相容。再说梨花也不会放过你，怕是要向你讨命呢！”

一挥掌中的折扇，喝道：“给我拿下！”

那几个大汉早已在树丛中、山石后取出了暗藏的兵器，一起向努尔哈赤围上来，十个随行的侍卫不等努尔哈赤下令，也拔出腰刀，与他们混战成一团。张一化怕努尔哈赤一心想着报仇，拼命厮杀，快步上前低声道：“此地离广宁不远，他们又早有准备，不知带了多少人手，若拖延太久，势必危急，走为上计，不可恋战。”

努尔哈赤随即醒悟，呼哨一声，飞身上马。李如松见他要跑，身形纵起，跃过树身，一扬手中折扇，劈面拍下。努尔哈赤急挥刀遮挡，哪知李如松见他招式已老，蓦地一翻手腕，向他左肩扫来。李如松武功高出努尔哈赤许多，瞬间变招，努尔哈赤猜想不出，躲闪已是不及，扇柄扫到肩胛之上，虽有箭囊略减轻了力道，努尔哈赤依然觉得痛入骨髓。李如松一击得手，身形下坠之际，收腹拧腰，一脚踢在他的马背上。那马负痛，一声哀鸣，腾空而起，堪堪跃过树障，不想李如松暗中用上了上乘的内功，一脚之力似有千钧，早将马的脊骨震裂，那马竟从空中直摔下来，眼看就要坠在树干之上，那树枝杈甚多，犹如耸立的长枪利剑，若给它碰到，非死即伤。努尔哈赤忙扔了缰绳，双脚甩离了马镫，双手在马背上一按，往旁边跃下，立足未稳，李如松的折扇又已点到，闪身躲避，不想踩到一粒石块，脚下一滑，仰身摔倒，就地滚翻，躲过了李如松致命一击。那边的张一化等人恶斗也酣，张一化一介书生，本不懂什么武功，左躲右避，饶是侍卫们前后掩护，也几处挂彩，神情极为狼狈。那几个大汉都是挑选的顶尖高手，擒下几个功夫平常的侍卫自然不难，无奈侍卫们个个舍命相拼，心中顿生忌惮，竟丝毫讨不到半点儿便宜，只是时候一长，侍卫们拼命打法极为耗损体力，渐渐刀法迟缓杂乱，防身尚可，却已无力进攻，大汉们招式一紧，立时险象环生。努尔哈赤大急，想要取下弓箭相助，李如松知道女真人的弓箭极为犀利，既已抢得先机，岂肯给他半点儿喘息的机会，一招一式，好似长江大河，连绵不绝。努尔哈赤忙于招架，自顾不暇，抽手不出，眼看侍卫们纷纷中刀，血染衣袍。正在危急，不远的山坡上有人高声问道：“下面可是罕子哥哥么？”

”

树丛之中，出来五个手持钢叉、身背弓箭的大汉，沿着山坡飞奔而来。努尔哈赤见了，大喜道：“兄弟，快来助我！”

张一化和侍卫们见有援军到了，顿时精神大振。

第19节：识奸(1)

三?识奸

“是谁这么狠心？”

何必这么大动肝火，小心伤了和气！”

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从屋里传来，一个高瘦的蒙面人持刀拉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出来，努尔哈赤大惊，那女人赫然就是佟春秀，身穿宽松的睡袍，被蒙面人挟了脖颈推搡出来。

那五个大汉如下山恶虎，一阵狂打猛冲，解了努尔哈赤等人的困厄，众人且战且退，向北落荒而走。李如松施展轻功，几个起落便赶到了他们身后，努尔哈赤见他奋勇杀来，拈箭搭弓，高声喊道：“李如松，不怕死的尽管来追，看我射你的左耳！”

李如松知道女真人的弓箭厉害，近在咫尺，不敢大意，听得弓弦声响，急忙躲闪。努尔哈赤料他要躲，虚扯弓弦，随即射出一箭，那狼牙箭贴着他的耳边飞过。李如松吓得急忙收住脚步，不敢再追，眼睁睁看他们跑得远了。他本来准备得极为仔细，但料想不到对头竟来了帮手，暗悔自己太过托大，带的人手不足，广宁城离此山十几里的路程，增援已然是不及了，只好懊恼回城。

努尔哈赤等人一口气跑出了医巫闾山，见后面没有追兵，这才停在路旁歇息。五个大汉过来施抱见大礼相拜，多日不见，极为亲热。努尔哈赤问道：“五位兄弟，听张先生说你们打算结伴入关，怎么到了此处？”

”

为首的大汉大笑道：“我们一路打猎游玩，将要到了山海关，却听说哥哥独闯广宁，想哥哥必缺人手，便到广宁去找哥哥，谁知打听哥哥又回了赫图阿拉，我们就打算先到关内玩耍些日子，再去投靠哥哥。我们自关内回来，正在山上追赶一只猛虎，听到山下厮杀，不想却是哥哥。”

努尔哈赤命五人见过张一化，五人又施了抱见大礼，张一化含笑道：“五位好汉可还记得小老儿？”

”

其中一人答道：“大哥都称您作先生，我们怎么敢忘了您老人家！怕是您老人家记不得我们五兄弟了吧！”

张一化指点道：“额亦都、费英东、何和礼、安费扬古、扈尔汉五人的大名，在抚顺城里妇孺皆知，小老儿怎么会忘？”

就是你们的来历出身，小老儿都是一清二楚，额亦都世居长白山，天生神力，能拉开两百斤的硬弓，十九岁那年在嘉木瑚寨长穆通阿家与努尔哈赤结识……”

五人之中以额亦都年纪最长，结识努尔哈赤最早，他听张一化当面夸赞，急忙摆手道：“老人家不要说了，我们不过玩笑之言，千万当不得真。哥哥在京城可见着了皇帝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道：“那个小皇帝可是威风得紧呢！一个人住了好大一片屋宇，他在金殿上召见了，还赏赐我御酒、宫膳，下旨命我接任建州卫都督佥事。”

说着取出敕书给五人传看，五人见了敕书，纷纷说道：“哥哥做了建州之主，咱们女真各部岂不是都受哥哥节制了！”

张一化道：“既做了朝廷命官，可要有些规矩了。今后的称呼要改一改，小罕子之名是万万不可再叫了。”

“那我们五人该喊什么？”

”

扈尔汉问道。

张一化忽然想到努尔哈赤乃是异族，只有姓名，无字无号，难以表示尊崇，只得说：“咱们就以都督称呼他如何？”

”

“都督？”

那是朝廷给哥哥的官职，人人都可如此称呼，显不出咱们的亲近之意，不如换作满语，叫得顺口。想那都督是总管一方的长官，咱们满语称首领为贝勒，如今哥哥做了建州之主，岂不就是咱们的贝勒了？

”

“兄弟不要高抬哥哥了，说什么建州之主。建州共有三卫，我不过统辖左卫一处，职权哪里有那样大？

再说咱们建州女真四分五裂，各自为政，不相统领，这个都督不过是名义上的虚衔，不用说苏克素护河、浑河、完颜、栋鄂、哲陈、鸭绿江、纳殷、朱舍里等部不会听命于我，就是图伦、萨尔浒、嘉木湖、沾河、安图瓜尔佳等小部城寨，也未必心服，更不用说海西女真的哈达、辉发、乌拉、叶赫四大部了。至于东海女真的窝集、瓦尔喀、库尔喀三大部，黑龙江女真的力虎尔哈、萨哈连、索伦、使犬、使鹿等部，不少住在乌苏里江沿海的岛屿上，相距遥远，平日难得往来，咱们女真要想齐心协力，合在一处，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

第20节：识奸(2)

张一化点头道：“女真个个能上马飞腾，箭发如雨，却饱受他人的欺凌，错在部落林立，互相战杀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甚至骨肉相残，正好给人个个击破。若要成就一番功业，第一步必先稳定自己，安内才能攘外呀！常言道：女真不满万，满万不可敌！”

努尔哈赤听得雄心大起，拊掌赞道：“先生说得极妙！若不能统一女真，想要不受他人欺凌实在难上加难，自然改变不了做奴才的命运。我若统领女真定要教人们相互友爱，老少病弱不受欺辱。”

“能有这个心，便是女真人的福气了。”

张一化微微颌首，随即面带忧色道，“能世袭此职，算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，可喜可贺，但也可忧可畏呀！建州卫都督佥事，不管是实职还是虚衔，毕竟是朝廷敕封，建州各部对此垂涎的不在少数。你骤然之间得此重任，定会有人不服，虎视眈眈，必欲取你而代之，不可不防！”

最小的扈尔汉叫道：“哪个胆敢痴心妄想，我就拧下他的脑袋做尿壶用。”

“他们人多势众，到时吃亏的怕是我们。”

张一化重重吐出一口长气。

努尔哈赤沉思道：“我们回去尽快整顿人马，早做准备。”

众人一边商量如何招兵买马，一边谈论各自的见闻，说笑着回到了赫图阿拉。努尔哈赤将礼敦、额尔袞、界堪、塔察篇古四位叔伯和弟弟舒尔哈齐等人请到家里，将皇帝封职的敕书给众人看了，并将京城见闻大略说了一遍。额亦都等人也见过了嫂子和侄女侄子。

努尔哈赤被封作建州卫都督佥事的消息传得极快，一些远方的亲戚也赶来观瞧敕书，努尔哈赤不胜其烦，但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急需笼络人心，因此强自隐忍，不敢露出一丝不悦之色。将近黄昏，送走

了一拨客人，正要逗弄儿女嬉闹，贴身侍卫帕海进来禀报：“龙敦老爷求见。”

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共有六个儿子，即长子德世库，次子刘阐，三子索长阿，四子觉昌安，五子包朗阿，六子宝实。后世称他们为“宁古塔六贝勒”

，也称清前六祖。六人之间并不和睦，常有纷争。龙敦是三爷索长阿的第四子，是努尔哈赤的堂叔，住在离赫图阿拉十几里远的城寨。龙敦人品虽有些龌龊，又因上代人的恩怨，平日里极少走动，没有多少亲情，但毕竟属于长辈，努尔哈赤不好意思，迎了出来，在院中相见。龙敦摇摆着矮胖身子，进屋便大声说道：“哎呀！大侄子，给你贺喜了！听说你给皇帝亲口封了官，叔叔好生欢喜，快将敕书拿给我看。”

他摸着胡子，接过敕书仔细端详片刻，细小的眼睛不停地眨动，嘴里啧啧有声，夸奖道：“皇帝金口玉言，当真非同小可！这敕书可是做官的凭证，小心收好了，以免丢失损坏了，皇帝即便不会追究，有些宵小之徒不承认你为首领，岂不糟糕，白费了许多的心血！”

努尔哈赤听得不是滋味，却又不便发作，冷冷地说：“侄儿做这建州都督，有皇帝的旨意，哪个胆敢不从？”

”

“那倒也是，不过你阿玛刚刚故去，朝廷准你继承这个位子，这山高皇帝远的，难保有人不听招呼。”

龙敦嘴上兀自喋喋不休。

努尔哈赤默然无语，见龙敦讪笑着走了，他再也没有逗弄孩子的心情，命人将儿女带下去看管，独自出了一会儿神，便要去看望张一化，回来这几日一直忙着应酬宗族的事务，害怕手下人照顾不周，冷落了他。还未起身，却见兄弟舒尔哈齐闪身进来，问道：“刚才龙敦所说，我隐在窗户后面，听得清清楚楚。他说话阴阳怪气，哥哥可听出了什么弦外之音？”

”

“弦外之音？”

”

“自从阿玛死在古勒城，哥哥又出了京城，龙敦四处走动，邀买人心，散布流言，说朝廷要另立建州之主。听说他还常与图伦城主尼堪外兰、萨尔浒城主诺米纳及其弟奈喀达往来，此人心怀鬼胎，哥哥要多加小心，夜里多增派些侍卫，轮流当值，以防不测。”

努尔哈赤心头一热，与二弟患难相依多年，知道他对自己情意极是深厚，轻轻拍着他的手臂说：“你也忒小心了，放心去吧！有帕海与洛汉轮流巡守，周围又有那五个结拜的兄弟护卫，不会出什么的。”

第21节：识奸(3)

努尔哈赤看过张一化回来，夜已经很深了，他见妻儿已经安睡，便在熊油灯下看着《三国演义》。自从跟着张一化读了《三国演义》以来，闲暇下来，总是要看上一两个回目，揣摩其中征战的计谋，暗自赞叹那些计谋当真匪夷所思，不知如何想出的。今夜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，只看了不到一章，再也看不下去，烦乱地丢开书册，挎着腰刀，迈步出门。

天似穹庐，星汉灿烂，和风轻拂，草原的夜宁静而恬美。努尔哈赤带着侍卫帕海与洛汉二人在内城四处查看了一遍，回到家里，躺下歇息。朦胧之中，听到屋顶上有窸窣窸窣的衣袂摩擦之声，登时醒来，凝神静听，房上又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响。他悄悄起身，背好弓箭，将东果、褚英和代善轻轻抱起，藏在西弯道炕脚供奉祖宗的神案下面，正要将南炕的妻子佟春秀摇醒，要她躲进南炕角的描金红柜里，门外帕海已然呼喝起来：“什么人躲在房上？”

快滚下来！”

急忙闪身到堂屋门后，朝外张望。

扑通扑通几声闷响，房上跳下七八个身穿黑衣面蒙黑巾的刺客，听他们落地的动静，轻功并不怎么高明。帕海呼喝一声，挺刀相迎，兵器撞击，溅出点点火星，声音极为清脆响亮，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。已经歇息的洛汉也从梦中惊醒，跳到院中支援帕海。努尔哈赤怕他二人抵挡不住，开门出来，众人登时打作了一团。打斗之声惊动了额亦都五人，胡乱披着衣服，各持刀枪赶来，将蒙面人团团围在核心，努尔哈赤命人点起火把，喝问道：“我与你们有什么冤仇？”

竟然夜闯我家？

”

几个蒙面人默不作声，背靠背地持刀全身戒备，额亦都大怒道：“贝勒哥哥问他们做什么！将他们乱刀砍了，看还有没有人敢再来

行刺！”

他来得匆忙，情急之下，只穿了一条裤裤，赤裸着上身，铁一般的筋肉在火光下时而红亮，时而乌黑，好似庙里的金刚，横眉立目，神情有几分狰狞可怖。

“是谁这么狠心？”

何必这么大动肝火，小心伤了和气！”

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从屋里传来，一个高瘦的蒙面人持刀拉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出来。努尔哈赤大惊，那女人赫然就是佟春秀，身穿宽松的睡袍，被蒙面人挟了脖颈推搡出来。

额亦都呼喝道：“放开我嫂嫂，不然定将你碎尸万段。”

蒙面人嘻嘻笑道：“好啊！你过来砍我几刀，我绝不还手，只是要在你嫂嫂的娇躯上也划上几下，看谁挺得住！”

话语却是极为冷酷无情，将额亦都噎得无言以对，倏地一声，狠力将刀插入地中。

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踏前一步。

“不想怎样，只要你交出朝廷的敕书，让出建州卫都督的位子，我保你的女人无恙。不然，哼……你知道我会怎么做。”

“小罕子，不要管我，万万不可听他的！职位可是祖宗传下来的，不能给了别人……啊——”

佟春秀急得大喊，怕丈夫忌惮自己在仇敌手中，救人心切，答应下来，她深知丈夫的脾气，即使受了胁迫才应允，但话一旦出口，却是万不肯反悔的。蒙面人恼怒异常，将臂弯收紧，佟春秀喉咙被卡住，痛哼一声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将她放开，有话好商量。”

努尔哈赤大急，又向前跨了一步。

蒙面人呵斥道：“我知道你会些拳脚，不想与你过招。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在她脸上划一刀。”

努尔哈赤停在原地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自从回到赫图阿拉，他日夜不离地将敕书带在身上，小心保管，以为万无一失，不想竟会有人明抢明夺。他暗暗叹了口气，从怀中摸出敕书，扬一扬说：“敕书在此，你过来拿吧！”

“你当我是三岁的孩童，给你轻易哄骗了！将敕书放在地上，退后十步。”

“你若不放人怎么说？

”

“没什么可说的，刀在我手上，人在我怀中，你们人多势众的，怎么也要等到我们全身而退，才会放她。”

“也好，只是不可伤了她！”

第22节：识奸(4)

努尔哈赤面色一寒，“不然，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定取你性命！”

说着将敕书抛在地上，身后众人一阵惊呼，既惋惜又无奈，不知所措。

“不要呀！不要对不起祖宗——”

佟春秀凄厉地嚎叫着，双手抓住蒙面人的刀刃，向自己胸口狠命刺下，事出突然，蒙面人想要阻拦，已然不及，鲜血四处飞溅，佟春秀倒在地上。

“春秀——”

努尔哈赤伤心欲绝，俯身抢回敕书，不料那蒙面人见失了活口，抽回腰刀，兜头向努尔哈赤砍下。努尔哈赤身形甫起，又不知妻子伤势如何，略一分神，躲闪不及，身后的侍卫帕海看得真切，暴叫道：“主子快闪开！”

一掌将他推开，举刀欲架，蒙面人怪叫一声，钢刀向前一推，一颗硕大的人头飞出丈外，努尔哈赤便觉脸上一热，帕海的一腔热血喷溅了满身。额亦都大吼着飞身上前，挥刀狂砍，蒙面人舞刀招架。额亦都招式威猛，势大力沉，蒙面人震得臂膀酸麻，见几个同伙纷纷向外奔逃，抽身欲退，努尔哈赤哪里肯舍，疾步纵到他身后，一刀刺去，正中后心，众人一拥而上，将他乱刀砍死，等想到要留活口时已是迟了。

努尔哈赤跪在地上，将佟春秀抱在怀里，看她胸口的血汨汨流个不停，脸色惨白似纸，手足冰冷，浑身不住地颤抖，抱她进屋，放在炕上，撕了袍子给她堵住伤口。佟春秀当时已怀必死之心，出手无情，伤口刺得既深且大，哪里堵得住。急命洛汉去喊萨满医生，佟春秀幽幽醒来，摇头道：“不要去了……我怕是不行了，浑身好冷……我想与你待上一会儿，说说话儿……孩子呢？”

他们没事吧？

”

“你不要担心，我将他们放在了神案下面，祖宗保佑着呢！”

努尔哈赤瞥见神案的帏布依然垂着，将案下遮得严严实实，流泪道：“只可惜，我没来得及喊醒你，让你受惊了。”

“都怪我给代善哭叫得累了，睡得太沉，竟没有听到你起来……”

众人不忍再听，各自叹着气，蓦然走出屋子。努尔哈赤将她揽在怀里，流泪道：“你怎得竟那么傻！为了一纸敕书……”

他哽咽着说不下去，眼泪低落在佟春秀脸上、襟前。

“那可不是一张普通的纸，是……是祖宗留下的基业，是……是你今后施展抱负的本钱。我……我小时候爷爷就手把手教我如何管家，在嫁给你之前，经手的银子每年也有数千两了，我知道手头没钱，是什么也做……做不成的……”

佟春秀凄凉地一笑，说了大段的话不禁有些气喘，略停了停，拉住努尔哈赤的手说：“你别拦我，我怕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与你说话了。我……”

大颗的眼泪落到她脸上，她怔了怔，又说：“你又哭了？”

我最见不得你哭，你若一哭，我心里竟觉比你还难受，有时想能替你哭一番，可是……可是我却没力气替你哭了。你做了建州的贝勒，这样在我身边守着哭泣，可不给人小瞧了？

”

努尔哈赤替她抚去脸上的乱发，歉道：“带你回赫图阿拉，本想认祖归宗，过几天舒坦的日子，哪里料到变故突起，祸患不断，反而不如在抚顺时陪你的工夫多，真苦了你！”

佟春秀闭上眼睛，泪水无声滑落，她已无力抽出手来擦拭，嘶哑着声音说：“我不觉得苦，你做的是大事，总是守着妻子儿女怎么行？

我、我只……”

她哇地喷出一口鲜血，努尔哈赤伤心地给她擦净嘴角，佟春秀出气已觉艰难，她大张着嘴巴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想求……求你……千万好生……好生看待东……东果……褚英与代善，就是他们有什么不、是之处，也、也不要……轻易责罚……今后要给东果找、找个好、好人家出门嫁了，褚英顽皮，代善才三个月……”

她眼睛直直地望着西弯道炕上的神案。

努尔哈赤知道她想看看孩子，含泪放下妻子，掀起西炕脚的神案帏布，见三个儿女睡得正香，没有被屋外的叫喊厮杀之声惊醒，轻轻将他们抱到南炕，推醒他们，再摸妻子的额头已是冰凉，没有了一丝气息，三个醒来的儿女见父母浑身血淋淋的，惊恐得号啕大哭……

第23节：识奸(5)

努尔哈赤走出屋子，木然地看着众人。额亦都等人跺脚大骂，不知如何劝解。正觉尴尬，张一化匆匆赶来，禀报道：“大贝勒，我听说夜里出事了，正要赶来，途中有人禀报北城外有战马嘶叫之声，赶到城楼上看了，果见城外不知何时来了大队人马，怕是有人要偷袭城池，我已让守城将士严加戒备。”

“好毒的恶计！走，到城头看看！”

努尔哈赤霍然起身，不顾儿女哭得嗓子沙哑。

努尔哈赤率领众人来到北面城头，扒着城墙垛口细看，城外果有不少人影走动，却只在护城河外徘徊，似是并不想攻打城池，询问守城将士，说是已有半个时辰了。他蹙起眉头，忽然挥手喝道：“快到西城！”

赫图阿拉在苏子河南岸，建在一片突兀的高岗之上，一面依山，三面环水，只建了东、南、北三座城门，西边因没有城门，没有兵马把守，只有一小队兵卒时常巡城，是赫图阿拉守卫最为薄弱的地方。努尔哈赤等人来到西城，探身向城下看，果然有些人马已渡过了护城河，正在竖起几架云梯往城上攀登，抢在前边的一个蒙面人已将脑袋探出了城墙，额亦都一刀劈下，蒙面人惨叫一声坠落城下，下面的人吃了一惊，知道城上已有准备，不敢强攻，撤了云梯，整队人马消失在夜色中。

神秘的兵马虽然退了，可努尔哈赤不敢歇息，带了额亦都等人四处巡视，直到天亮才回到家里。佟春秀的尸体已经停尸院中，努尔哈赤奠酒三杯，恸哭失声，一夜之间，神色憔悴了许多，想到凶手不知是谁，命人将棺槨放在一个空闲的小屋子里，暂不发丧。折腾了一夜，虽觉疲惫，但想不出刺客的来历，没有一点儿睡意，抚摸着那死去刺客的钢刀，钢刀砍得有了几处缺口，木制的刀柄已有些松动，略微用力，竟将刀柄拔下，里面的铁柄上隐隐刻着“甲肇”

的字样。甲肇是城北老街祖传肇家铁匠铺打制兵器的记号，本族中的人所佩带的刀剑多半是出自肇家的铺子，难道刺客就在身边？

也许是刺客故意设下的圈套，挑拨我们相互猜疑，自相残杀？

努尔哈赤怔怔地出神，苦思难解，额亦都五人还以为他伤心过度，左右不离地陪侍着。

张一化跨步进来，一把抓起桌上的钢刀，笑问道：“大贝勒，你也看到上面的字迹了？

”

他见努尔哈赤轻轻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到城北老街的肇家铁匠铺去了一趟。”

努尔哈赤摇头道：“肇家铁匠铺是祖传的手艺，锻造钢刀既好且多，各地的人慕名来买，卖到哪里就是当家的老板也记不清楚，去了也难有什么结果。”

“大贝勒说得不错，若是一般的买卖，肇掌柜的自然记不清楚，但这次却是有人上门订货。”

“是谁上门订货？

”

额亦都五人围拢过来。

张一化并不回答，反问道：“肇家铁匠铺历来的规矩大贝勒该知道吧？

”

费英东抢着答道：“肇家的规矩是必要在刚刚锻好的钢刀上凿上记号。”

张一化颌首道：“不错。肇家锻造的钢刀上个个都有记号，外人看不出什么分别，但他们看来钢刀每把各不相同，肇家锻造的钢刀何止万千？

识别全靠这上面的记号。但要凭记号查出是何人所买，销往何处，却不可能，可这次上门订货的人反复叮嘱刀上不要记号，因此肇

家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钢刀上不是有记号吗？”

”

“大贝勒，你看着刀上的记号，与肇家平常的记号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”

“肇家钢刀的记号平常都在护手以上，怎么这把刀上的记号却到了护手以下，难道是冒牌货？”

”

“非也，非也！千真万确出自肇家铁匠铺，是正宗的肇家钢刀。上门订货的人不要记号，可肇家不愿坏了祖上的规矩，只好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把记号凿在护手以下，再用配好的木柄盖住。此事是肇家从未经历过的奇事怪事，就是年月过得再久也不会忘记。”

张一化话锋一转，摸着胡须问道：“订货的人为什么不要记号，大贝勒可清楚？”

第24节：识奸(6)

”

“想必是要做见不得人之事。”

“大贝勒可想知道买主是谁？”

”

“必是我的仇人。”

“大贝勒想不到会是龙敦吧？”

”

“咦——”

努尔哈赤圆睁了眼睛，“怎么会是他？”

我与他同是一个祖宗，并无仇怨，他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？”

”

“汉人有句古语：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建州卫都督就好比那头秦鹿，你想此缺空悬，谁不想补上，进而做建州之主。”

“其实龙敦倒是有资格做建州都督的。当年我高祖福满给朝廷封做建州都督，他生有六个儿子，大爷德世库、二爷刘阐、三爷索长阿、四爷就是我爷爷、五爷包朗阿、六爷宝实，传位给谁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。六位爷爷长大成人以后，高祖只将我爷爷留在赫图阿拉，其他五人给了些银子让他们出去，各自寻找合适的地方安家。五人修城的修城，盖房的盖房，打猎的打猎，种田的种田，没过多久，都有了自己的城寨。大爷建了觉尔察城，二爷建了阿哈伙洛，三爷建了河洛噶善，五爷建了尼玛兰城，六爷建了章甲。六人之中，以三爷和我爷爷擅长做买卖，高祖本来就靠到抚顺、清河、开原、广宁等地的马市发的家，因此最为宠爱兄弟二人，只是后来发觉三爷心术不正，最后选定了我爷爷。可三爷心里一直耿耿于怀，以为是我爷爷在高祖面前说了他坏话，愤恨不已，几乎断绝了往来。这些上辈人的恩怨本来过了多年，如今却又给人翻出，确实来者不善啊！”

努尔哈赤面色沉郁，众人明白牵扯他家族旧事，不好多说，唯恐拿捏不准分寸，静听他的意思。

努尔哈赤沉默片刻，才说：“此事不过是肇家一面之词，不足以取信他人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好揭穿他。不然，一旦龙敦不认账，我不好向众位长辈交待，也会给肇家惹来杀身之祸。上辈的恩怨已经多年，万一是他人栽赃，挑拨我们相互争斗，岂不正中了奸计！”

张一化点头说：“这把钢刀本来算不得什么凭证，他轻轻一句丢了的话，就推得干干净净了，要定龙敦的罪，没有铁证不行。钢刀只是给咱们提了个醒，必须小心提防此人。反正此事必与龙敦有关联，他要想洗刷得清白，脱得没有一丝干系，却也不容易。”

努尔哈赤忧虑道：“此事是他主谋，有没有帮手，尽早弄明最好。”

额亦都拍案叫道：“贝勒哥哥，这个容易！小弟也学他的手段，夜里将他偷偷擒来逼问，重刑之下，问出实情不难。”

费英东也附和道：“我与二哥一起将那老贼擒来，贝勒哥哥亲自问他。”

“不能鲁莽，龙敦怎么说也是我的长辈，一旦有什么差池，反而弄巧成拙了。我看此事不是他一人所为，他没那么大本事，背后必有更厉害的主谋，必要不动声色地试探才好，千万不可打草惊蛇。”

张一化初次来到赫图阿拉，不明白其中的底细，虽有智谋，却无处使用，额亦都等人都是勇猛的武夫，更是拿不出什么上佳的计策，众人面面相觑。努尔哈赤愁眉紧锁，苦笑道：“张先生与各位兄弟来到赫图阿拉，尚未来得及摆酒庆贺，接风洗尘，却遭此祸患，我心里真有些过意不去。”

“哥哥说得哪里话！我们未能使嫂嫂免于祸患，又不能手刃仇人，已感对不住哥哥了。”

费英东含泪道，“若是知道是哪个狗贼，小弟就事拼了这条性命，也要割下他的人头来！”

不等努尔哈赤张口，张一化说：“要试探幕后真凶也不难……”

“先生快说如何试探？”

”

额亦都性如烈火，忍不住急急发问。

张一化轻轻一笑，看着努尔哈赤道：“贝勒该给福晋发丧了，灵柩存放着有诸多不便，再说猛然间没了福晋，也要向族人交待明白。”

“我是想春秀死得不明不白，不能这样没事儿似的下葬，她至死都没有闭上眼……”

努尔哈赤哽咽着。

“福晋下葬，正可观察龙敦的动静，他再掩藏形迹，终会露些马脚，我们也好想法子对付他。不然，我明敌暗，吃亏的还是咱们。”

第25节：识奸(7)

“就说她给刺客杀死？

”

“假称暴病而亡，看那些祭奠人的情形如何，自然不难判断。”

依照女真丧礼的习俗，努尔哈赤家中院子的西南处，竖起一个七米长短的木杆子，木杆顶上挂起了大红的魂幡。赫图阿拉本来不大，附近的城寨距离也不远，魂幡悬挂起来，远远就能望得见，好比战时报信的烽火狼烟，不多时亲朋故里便得了凶信，纷纷前来吊唁。舒尔哈齐带着妻子第一个赶到，痛哭了一回。进了五月，天气转热，当天就入了殓，南窗之下，搭建灵棚，灵柩安放在棚中，灵前点起一盏豆油长明灯。直到晌午，吊唁的人络绎不绝，灵前叩头之后，男左女右，分列两旁，直到夜间。龙敦身为长辈，不用吊唁，只派了两个儿子与儿媳妇前来哭丧。张一化暗暗吩咐舒尔哈齐和他的妻子必要留他们守灵。女真习俗，人死以后，较为直近亲友晚辈要轮流在灵前守夜。佟春秀年纪轻轻，守夜的人手不多，龙敦的儿子、儿媳虽是平辈，也不好推辞，只得答应了。

守夜是个极辛苦的活儿，不能睡觉，要定时在灵前上香，照看着长明灯不致熄灭。舒尔哈齐与守灵的男人们在一旁吃喝，他媳妇陪着龙敦的两个儿媳妇等女人在灵前拥被而坐。虽进了五月，关外夜风仍有些凉意，招魂幡被吹得簌簌作响，灵前的灯光忽明忽暗，土红色的花头棺材上画的一只仙鹤，似在云子卷儿上振翅欲飞。舒尔哈齐的妻子见了害怕道：“都说横死的人最容易诈尸，我这心里敲鼓似的，老是静不下来。”

“怕什么！一个死去的人还能怎样？

再说咱们又是至亲，她忍心吓你么？

”

龙敦的大儿媳妇见她如此胆小，口气有些不屑。

“话是那么说，可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，怎么一下子就没了？”

那病怎么来得这般凶猛，真叫人胆战心惊。你说嫂子是个多么贤惠的人呀！怎么老天这样狠心，让她撇下年幼的儿女，好命苦呀！”

舒尔哈齐的妻子说到伤心处，不由擦起了眼泪。

“什么暴病？”

她是给人家一刀……”

龙敦的大儿媳妇还要说什么，却给她的妯娌岔开话题说：“郎中都不及请到，大嫂得的到底是什么暴病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”

大儿媳妇登时醒悟，顺势指着舒尔哈齐媳妇道：“这话你该问她才是，怎么却问起我来了？”

”

舒尔哈齐媳妇忙说：“什么病我也不知道，人都没了，还请什么郎中诊断病根儿！”

说着起身说：“哎呀！方才水喝多了，去方便一下。你们辛苦照看着，我去去就回来。”

努尔哈赤伤心至极，他实在不愿证实果真是龙敦所为，他儿媳妇既说什么“给人家一刀……”

，显然是他早已知情，可龙敦手下没有那么多兵马，那城外的兵马又是哪里来的？

看来他们还有更大的阴谋。他将心中的忧虑向张一化说出，张一化沉思道：“他们想得敕书，其意在于建州卫都督的职位，一计未成，知道已有准备，他们断不会愚蠢得还派人偷抢敕书，想必换一种法子。”

“会是什么法子？”

”

“什么法子我一时猜不出来，但我想他们必是乘乱攻取赫图阿拉。”

努尔哈赤沉默良久，决然道：“今夜我到龙敦家里，窥探一下动静。他们如有此意，或许会趁出殡之日作乱。”

额亦都道：“我与哥哥同去。”

努尔哈赤知道他性情急躁，怕他一时情急误事，婉言说：“此次窥探不是打仗，不需太多的人，三弟费英东轻功最好，我们二人去就行了。赫图阿拉是咱们的根本，更需人手照看，丝毫大意不得，你们四个兄弟协助张先生留守，哥哥才能放心。”

随即与费英东换了夜行的衣服，偷偷出城。

龙敦的城寨离索长阿筑建的河洛噶善城不足三里，努尔哈赤与费英东攀城而上，悄悄向城中摸来。见一所高大的院落，坐北朝南，三楹的房门朝东开着，门前兵丁来回巡弋。二人绕到宅院后面，由一个连山的耳房爬上屋顶。女真的房屋以西为尊，通常北侧居中的丈二大屋是正房，进门即是堂房，内置炉灶、炊事用具。西间称上屋，由家中长辈居住，东间居晚辈。他们伏到西间屋顶贴耳细听，屋内隐隐传来说话的声音，他拔出腰刀，轻轻往屋顶插下，那屋顶乃是茅草搭筑而成，登时撬了一孔缝隙，凝目往下细瞧。只见数盏熊油灯将屋内照得一片通明，南面的大炕上团团围坐着六个人，三爷的五个儿子长子礼泰、次子武泰、三子绰奇阿、四子龙敦、五子斐扬敦赫然全都在座，其余一人只见背影，认不清面目。绰奇阿道：“努尔哈赤如今想必心神已乱，等出殡之日，我们多派些人手，假意去送丧，他必不会防备，乘机除去了他，建州卫都督的职位自然就会由咱们这一房接掌了。”

龙敦一扫那日的猥琐之态，目光凌厉地扫过众人，恨声说：“当年爷爷偏心，将都督一职?与四叔，致使四叔这么多年一直压在咱们头上。嘿嘿，他万万想不到死后还不出一年，努尔哈赤竟保不住这个位子。本来这个位子是祖宗传下来的，凭什么四叔一房做个没完？

就是轮流坐，也该到咱们一房了。其他五房人才凋零，哪里比得了咱们兵强马壮！”

他端起一杯烧酒吃下，向另外一人问道：“你家主子的人马可调集齐了？”

我想出殡之期不外明后两天，若是小三天，死去的当夜也算一天，就是明天，如是大三天么，就是后天了。”

“四爷放心，我家主子已将重兵埋伏在佛阿拉祖莹附近，只要努尔哈赤一到，他们一个也跑不了！”

龙敦冷笑道：“话不可说得太满，昨日夜里我命人假扮刺客，去偷敕书，努尔哈赤被围困在家中半个时辰，可你们那么多人马还是偷不出城。回去与你家主子说，这次再不可大意了，必要成功。”

龙敦说完站起身来，走到西面炕前，原来那神案上早已备好了牛、马、羊三牲，龙敦端起满满一碗酒，对着神位立誓道：“杀了小罕子，与尼堪外兰一起统领建州。”

“杀了小罕子——”

众人随他立在神位前齐声立誓，将各自碗中的烧酒一饮而尽，“呼——”

的一声将酒碗摔碎在地上。

努尔哈赤见了此等阵势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心想：“原来他们怀着多年的怨恨，甚至不惜勾结图伦城主尼堪外兰，做这等辱没祖宗的勾当！就是拼死恶战一场，也不能让他们的毒计得逞！”

第26节：报怨(1)

四?报怨

两个妇人嘴里起了节拍，一起跳起莽势舞来。一会儿将一只袖子覆在额头，另一只袖子挽到背后，两脚变换着地，盘旋数圈，宽袖和裤管随身飘摇，露出一段雪白的胳膊和粉嫩的足踝，诺米纳、奈喀达看得发呆，开怀畅饮。莽势舞极是繁复，有九折十八势之多，起式、拍水、穿针、吉祥步、单奔马、双奔马、怪蟒出洞、大小盘龙、大圆场，妇人使出浑身手段，舞得千娇百媚，二人看得心旌摇荡，如醉如痴。

努尔哈赤二人回到赫图阿拉，已近黎明时分。张一化、额亦都等人一夜未眠，等着他们的消息，听说龙敦兄弟与尼堪外兰勾结，要在出殡之日血洗赫图阿拉，心里各自吃惊。额亦都跳起来便要领人去攻打龙敦，张一化摇头道：“倒不必用那样的蛮力，咱们既已知道龙敦的图谋，不如将计就计。贝勒可将出殡日期明告族人，龙敦他们必然按计划而行，咱们到时不妨先下手为强，就在贝勒福晋的灵前将他们拿下。”

“龙敦若能亲来，擒下他不难。但那尼堪外兰怎么对付？”

努尔哈赤仍觉放心不下。

张一化解说道：“尼堪外兰在祖茔周围埋伏重兵，确实棘手。照理说，咱们知道了他的动向，不难对付。只是咱们人手太少，一面要举办丧礼，一面还要防备着他，实在难以两全。我想此事可否变通一下，另选坟茔如何？”

一来可以如期出殡，二来可以暂避尼堪外兰的锋芒。等福晋的后事了结，再找他报仇不迟。”

众人纷纷看着努尔哈赤，等他决断。努尔哈赤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不归葬祖茔，实在不合我们女真的族规。可咱们人马

不足千人，又难与尼堪外兰抗衡，变通一下，也是为祖宗神位前今后还能有人四时祭奠，我想祖宗是不会怪罪的，就按张先生之计行事吧！”

次日，戌时刚过，送殡的亲友陆续赶到，依照长幼次序拜祭哭丧，龙敦兄弟的儿子、媳妇一齐赶来吊丧，十几辆牛车满载着纸人纸马等诸多祭奠之物，浩浩荡荡进了赫图阿拉，车前车后簇拥着几十个精悍的家奴。家奴们正要陪着那些少主子进灵棚祭奠，早有执事人员拦住，将他们让到一个跨院里歇息，迈进院子，院门紧紧关闭，家奴们尚在惊愕之际，额亦都等人用刀将他们逼住，搜出他们身上暗藏的兵刃，用绳索绑了，押往灵棚。龙敦兄弟的儿子、儿媳们正在假装哭得昏天黑地，额亦都等人悄悄围了灵棚，将那些家奴押了进来，禀报努尔哈赤道：“这些家奴暗藏利刃，想是图谋不轨，现都已拿下，请贝勒定夺。”

第27节：报怨(2)

努尔哈赤朝舒尔哈齐使个眼色，舒尔哈齐跳起来，对那些堂兄弟大叫道：“你们可是想趁我嫂嫂大丧之机，来抢夺赫图阿拉？”

”

为首的堂兄突见家奴被擒，以为事情败露，却不想这么轻易承认了，支吾道：“咱们是一……一个祖宗，怎会自相残……残杀？”

”

“既来吊丧，为什么暗藏兵刃？”

”

“不过是为了防身，老三，你不要多想。”

那堂兄渐渐冷静下来，朝努尔哈赤冷笑道，“我们若想抢这赫图阿拉，怎会只来这几十个人？”

老三也太疑神疑鬼了。”

自打龙敦那些吊丧的人马进城，努尔哈赤便已知道龙敦等人没来，想必他已带人到了祖莹与尼堪外兰合兵，只擒杀这几个虾兵蟹将没什么益处，如今与龙敦尚是暗斗，事情没有挑明，其他族人也不知原委，若擒杀了他的儿子等人，撕破了同宗的情面，反而会授人以柄，他必然会横下心来与尼堪外兰联合攻击赫图阿拉，情势必会更加危急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努尔哈赤心里闪了许多念头，赔笑道：“刀不离身，是咱们女真人的习俗，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老三想必伤心太过，心智乱了，看在同宗的份儿上，众位兄弟不要见怪。将家奴们放了，兵刃先代为保管，等出殡以后，如数奉还。”

额亦都暗自焦急，哥哥怎地如此慈悲了，既然已将他们擒下，不如在嫂嫂灵前砍了他们的头，祭奠亡灵。如不加惩戒，无异放虎归山，岂非太便宜了他们？

他恍若不闻，怒目而视。那堂兄毕竟做贼心虚，喝骂家奴道：“你们这些胆大的奴才，福晋灵前，不知下拜祭奠，眼里还有主子么？”

”

家奴们慌忙祭拜了一番。

此时，已近晌午，因尚有长辈健在，出殡的时辰不能过午，阴阳师早已看好了时辰，一声呼喊，灵柩抬上了牛车，朝城北外缓缓而行，东果、褚英二人大哭起来，众人也各自悲啼。努尔哈赤的祖莹最早一个建在会宁城南面四十里处，是远祖猛哥帖木儿的莹地，后人称猛哥洞古坟。到了曾祖福满死后，因祖莹过于遥远，在佛阿拉的念木山就近择地而葬，念木山在赫图阿拉以西三十多里处。灵车出了北城折向城西，走了不足三里，前面一片深山碧岭，有奇峰十二座，乃是有名的樵山，南面的苏子河如玉带一般蜿蜒流向东方，隔岸的烟筒山遥相对峙。努尔哈赤与张一化互递了眼神，灵车登时停下，任凭鞭子怎样抽打，竟是纹丝不动。阴阳师高喊道：“福晋舍不得两个孩子，想就近归安。”

努尔哈赤挥手道：“就在后面樵山山麓埋了吧！”

那堂兄大急道：“怎么不归葬祖莹了？”

这可是坏了祖宗的规矩。”

努尔哈赤扫视他一眼说：“春秀是暴病而死的，想必是她在天之灵，怕坏了祖莹的风水。果真如此，我也不好向伯叔们交待，人死为大，就依了她吧！”

额亦都命人加紧挖坑埋葬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丧事完毕，尼堪外兰、龙敦等人知道消息时，众人已回到赫图阿拉，龙敦仔细询问，也觉察不出什么破绽，懊悔计策不成，白白空等了一场，只得各自悄悄回去。过了不多几天，朝廷的邸报传到了广宁，李成梁见努尔哈赤的都督一职难以再变，慑于朝廷威仪，命人将觉昌安、塔克世的尸身送还，努尔哈赤将爷爷、阿玛一并葬在了樵山山麓，一桩心事终于了结。朝廷本来就惹不起，此时又没有了争斗的理由，于是安下心来，准备讨伐图伦城，向尼堪外兰复仇。

父亲手下的兵马只剩下不足七百，兵器、铠甲、马匹都极缺乏，接连数日，努尔哈赤与张一化、舒尔哈齐、额亦都、费英东、安费扬古、何和礼、扈尔汉等人商议。张一化道：“尼堪外兰投靠李成梁，自以为有朝廷撑腰，飞扬跋扈，欺凌弱小，建州各部多数依附于他，其实是出于被迫，并非心服，能给他出死力的没有几个。惟今之计，还是需提防龙敦等人，以免内外交困，祸起萧墙，那样就应付不了。”

努尔哈赤锁眉道：“如今看来，先生所说的攘外必先安内一策已不可行了，龙敦等人可先置之不理，等擒住了尼堪外兰，他失去外援，自然难以兴风作浪，不足为惧了。”

第28节：报怨(3)

“贝勒说得有理。只是还要提防他们联手，人不打虎，虎却吃人，外患好挡，家贼难防，无论怎样说，龙敦也是咱们的后顾之忧，若是后院起火，咱们就没有了后路。”

“两处都要用人，这事就难了。古人说：兵分则弱，不如合而击之。急切之间，咱们哪里去招许多人马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摇头叹息。

额亦都道：“贝勒哥哥，不要担忧，我带几个精干的兵卒，偷入图伦城去，杀了尼堪外兰。”

“我怎忍心你身处险境！此事比不得你那日倒拖牛车，你那一身蛮力竟将那头壮牛死死拖住，不得前进半步。”

费英东不忍努尔哈赤为难伤神，抱拳道：“小弟回苏完部向我阿玛借些兵来。”

何和礼也说：“小弟回栋鄂部向父兄借兵给哥哥报仇。”

扈尔汉不甘示弱，也要回雅尔古寨找父亲借兵，努尔哈赤喜道：“三位老世叔若能答应借兵，破了图伦城，所有财物我分毫不取，任凭世叔们挑选。”

“贝勒哥哥见外了。”

三人一齐辞别，努尔哈赤等人送出家门，目送他们上马而去。舒尔哈齐赞叹道：“真是义薄云天的好弟兄！哥哥结交了他们，何愁大事不成！我去找二哥穆尔哈齐，他与五爷的儿子棱敦叔叔、孙子扎亲、桑古哩交情莫逆，也可帮忙。”

“千万不可勉强。”

努尔哈赤叮嘱完毕，与张一化、额亦都、安费扬古三人走上城头，向北眺望，西北五十里以外，便是图伦城寨。张一化知道他报仇

心切，说道：“方才贝勒担心两处用兵，其实龙敦他们却也不必提防。”

“赫图阿拉是自我曾祖筑造以来，经营多年，一石一木，都是祖宗的心血，岂可轻易放弃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听他言语前后抵牾，先是提醒要提防龙敦，此时却又改口，大为不解。

“贝勒误会了，虽说龙敦与贝勒同宗，但赫图阿拉依然不可拱手与人。既然不能让龙敦与尼堪外兰联手，我想出一个计策，使他二人反目成仇，龙敦自然不肯再帮他了。”

“先生有什么计策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脱口追问，随即摇手道：“先生不要说破，看我可猜得出来？”

”

他沿着城道向西踱步缓行，将到城西，转头说道：“让他二人互相交恶，最上之策莫过离间计。”

“贝勒果真聪颖，若是多读些兵书，多加历练，必成良将。”

张一化含笑拈须，似是胸有成竹，“我知道贝勒与萨尔浒城主诺米纳、嘉木瑚城主噶哈善哈思虎、沾河城主常书素相友善，贝勒可招他们前来助阵，声言讨伐图伦城。龙敦定将消息透露给尼堪外兰，贝勒却不发兵，尼堪外兰白白忙乱一场，龙敦再有什么密报，想必他不会放在心上，二人相互猜忌，自然不会联手了。”

“萨尔浒城主诺米纳、嘉木瑚城主噶哈善哈思虎、沾河城主常书与他弟弟扬书都与尼堪外兰有仇，招他们一同讨伐图伦城，自是不难。”

努尔哈赤即刻派人分头去知会萨尔浒城主诺米纳、嘉木瑚城主噶哈善、沾河城主常书，萨尔浒城主诺米纳、嘉木瑚城主噶哈善一口答应，沾河城主常书却害怕得罪尼堪外兰，假称身染疾病，推辞不来。

过了两日，萨尔浒城主诺米纳与他弟弟奈喀达、嘉木瑚城主噶哈善先后来到了赫图阿拉，城内狭小不堪，一时驻扎不下这许多人马。嘉木瑚城主噶哈善在城中无意中见了一个美貌的女子，打问一下，竟是努尔哈赤的妹妹，在接风的酒宴上，他即向努尔哈赤求亲，努尔哈赤只得答应了，当晚就收拾喜房给二人成亲。噶哈善做了新郎，自然不好住在城外，诺米纳与弟弟奈喀达二人只好领兵在城外扎营。春夜孤寂，兄弟二人想着噶哈善正拥着娇美的新婚妻子，心痒难耐，没有一丝睡意，对坐喝起闷酒，正在对饮，亲兵进来禀报：“龙敦老爷求见。”

不等二人起身，龙敦笑咪咪地进了大帐，抱拳道：“如此良宵，怎么只有你们二人喝这不咸不淡的鸟酒？

连个陪酒的女人都没有，也太无味了。”

第29节：报怨(4)

说着轻拍两下手掌，从帐外进来两个妖艳的妇人，兄弟二人也斜着醉眼，看着那来那两个妇人将玄色斗篷解下，上身都裹了元白宽袖旗袍，下身穿着翠绿的绸裤，脚上穿着花盆底的厚木底花鞋，头上高耸着乌黑的盘髻，手上捏着一方粉红的手巾，腰肢轻摆，上前深深一个万福，一阵腻腻的脂粉香气直透鼻孔。诺米纳、奈喀达眼睛直直地看着，口中还礼不迭。龙敦见二人垂涎贪婪的模样，命那两个妇人道：“给两位城主跳舞以助酒兴。”

两个妇人嘴里起了节拍，一起跳起莽势舞来。一会儿将一只袖子覆在额头，另一只袖子挽到背后，两脚变换着地，盘旋数圈，宽袖和裤管随身飘摇，露出一段雪白的胳膊和粉嫩的足踝，诺米纳、奈喀达看得发呆，开怀畅饮。莽势舞极是繁复，有九折十八势之多，起式、拍水、穿针、吉祥步、单奔马、双奔马、怪蟒出洞、大小盘龙、大圆场，妇人使出浑身手段，舞得千娇百媚，二人看得心旌摇荡，如醉如痴。龙敦两手一招，那两个妇人停下舞步，偎身上来陪酒，二人各自搂定一个，欣喜万分。诺米纳在妇人耳鬓不住嗅闻，妇人左躲右闪地挑逗。奈喀达将妇人的花鞋脱下，翻着眼睛向哥哥说：“这可不是什么莲杯，竟是一个巨瓿了。”

妇人滚在他身上又捶又打，不依不饶道：“饮酒就饮酒罢了，怎么无端脱人家的鞋子？”

”

奈喀达嘻嘻笑道：“他们汉族的妇人自幼缠足，窄窄小小的，才三寸上下，汉族的男人最喜欢什么莲杯饮酒，就是将妇人的鞋中放只酒杯来饮。”

那妇人扭捏着说：“鞋子若给酒泡了，可要赔新的。”

“那个自然，明日我叫人多买几双给你。”

奈喀达端起花鞋狂饮。

龙敦等二人调笑一番，才说道：“听说你们后天要与小罕子一起攻打图伦城？

”

诺米纳早已欲火高炽，心里暗暗埋怨龙敦太不识趣，可两个美妇人毕竟是他送来的，不好翻脸，敷衍道：“不错。尼堪外兰那厮自恃兵马众多，屡次到萨尔浒索要骏马、铠甲，实在欺人太甚！这回定要让他怎么吃的怎么吐出来！”

“你们中了小罕子的计策，还蒙在鼓里想好事呢！”

龙敦连声冷笑。

“中什么计策？

我们一起攻城，城破后一起分财物，有什么不好？

”

诺米纳有些不耐烦他啰嗦。

“小罕子有多少人马？

”

“不足一百人。”

“小罕子只有十三副铠甲，那攻城岂不是依仗你们？

再说朝廷对尼堪外兰青眼有加，李总兵手握数万雄兵，更是一心扶持他，准许他筑造嘉班城寨，让他做满洲国主，当建州女真的首领。听说哈达万汗王台也有心助他，你们跟小罕子一起去攻打图伦城，李成梁能袖手旁观吗？

若是你们轻举妄动，李成梁出兵毁了你们的萨尔浒城，不但断了你们的后路，你们还会腹背受敌，那时尼堪外兰与李成梁前后夹击，你们往哪里逃？

老弟这招实在是危险得紧呀！”

龙敦阴冷地看着二人，诺米纳听得冷汗直流，酒醒了大半，连夜带领人马回了萨尔浒。

努尔哈赤一早知道诺米纳兄弟二人不辞而别，想到必是受到了龙敦的挑唆。此时，费英东、何和礼、扈尔汉三人借兵未归，努尔哈赤手下青壮部众仅三十人，张一化劝他再等几日，努尔哈赤以为兵贵神速，龙敦必会将诺米纳撤兵一事报与尼堪外兰，正好出其不意，奇袭图伦城。再说尼堪外兰正在修建嘉班城，一旦筑成，沟深墙高，攻打起来势必难于图伦城。张一化见他心意已决，不好多加劝阻。

次日凌晨，努尔哈赤齐集三十部众与妹夫噶哈善的数百人马，开堂子祭奠过了关圣帝君、佛陀本尊和观音菩萨，命侍卫依尔古捧出十三副盔甲来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案上，那盔甲使用了多年，闪着乌油油的暗光，已有破旧之色。努尔哈赤含泪依次抚摸了一遍，紧握拳头高声说：“尼堪外兰原本是个平常的马贩子，出生在咱们建州的巴哈，他骨子里却瞧不起咱们女真，终日想着讨好汉人，多次到广宁巴结李成梁，进贡送礼，奉献骏马、貂皮、人参、鹿茸……跪在地上，称李成梁一口一个太爷，奴颜婢膝，丢尽了咱们女真人的脸面。我祖父抬举他当上图伦城主，这恶贼不但不思报恩，却恩将仇报，卖主求荣，与李成梁里应外合，杀了我祖父、父亲，如此恶贼岂能容他在世间为害！我今起义兵讨伐此贼，定要铲平图伦城，用他的人头祭奠父、祖在天之灵。”

第30节：报怨(5)

他两眼扫过众人，捧起一副盔甲，大声喊道：“额亦都——”
“在！”

额亦都上前接过盔甲。

“此盔甲乃是我祖父、父亲遗留下来的，今日出征，特赠与兄弟，
以此护身，多杀仇人。”

努尔哈赤想起父、祖的先泽，悲从中来，一时声泪俱下。

额亦都振臂大呼：“踏平图伦城，宰了尼堪外兰！”

众人随声呼喊，军威登时雄壮了许多。

“安费扬古——”

“扬古利——”

安费扬古、扬古利二人依次上前领了盔甲，眨眼间，十三副盔甲
发放完毕，拜过天地，立下誓言，直奔图伦城而去。

图伦虽称之为城，实则是一座屯堡，土城土墙，高不过一丈，方
圆仅有三里。城内除尼堪外兰住的是青砖瓦房，其余多是茅屋窝棚。
努尔哈齐打听得图伦城东面有一座山峡，名叫九口峪，乃是通嘉班城
的要道，他悄悄地派一百名兵士去把守九口峪，断他救兵之路，亲领
三百兵士，含枚疾走，到了图伦城下，已是三更时分。努尔哈赤吩咐
去南门放一把火，城中兵士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去救南门的火。额亦
都带领十几个兵卒搭起人梯，偷偷爬上东门，大喝一声，杀散了守
军，冲进城内。城中大乱，不知道城外来了多少兵马，四散奔逃。随
后安费扬古护卫着努尔哈赤冲到尼堪外兰的家中，四处寻找仇人不
见，知道尼堪外兰必是已逃出了城，叹息一番，下令将俘获的马匹、
牛羊、衣物等清点一遍，分与各位将士。

初战告捷，士气大振。努尔哈赤安抚城中百姓，降者免死。在图
伦城息兵一天，犒赏将士，又派人搜寻尼堪外兰的下落，终无消息，
过了几天，听说尼堪外兰逃往了嘉班城，于是一路追赶下来。

尼堪外兰逃出图伦后，渡过结冰的浑河，顺流而下，到了嘉班城，收拾残兵并督造城寨的兵卒，回兵去救图伦。途中正遇到努尔哈赤领兵赶来，尼堪外兰自恃兵多，上前狞笑道：“小罕子，你好不识时务！你祖父、父亲都被咱略施小计，死在乱军之中；就是你本家的伯叔们都有心除掉你，想着归顺咱，众叛亲离，你成了孤家寡人，还有什么脸面与咱作对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见他趾高气扬，咬牙骂道：“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人！我祖父待你极为宽厚，抬举你做了城主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对他老人家暗下毒手，如此血海深仇，岂能就这么算了！你这负心的恶贼，我就是生吃你的肉，喝光你的血，也难消我心头之恨！”

说着张弓便射，尼堪外兰知道他箭法极准，急忙打马后退。那些兵马见主将抵挡不住，纷纷跟他后退，不战自乱，霎时溃不成军，尼堪外兰约束不住，落荒而逃。努尔哈赤星夜兼程，一直追到抚顺城南的河口台，只见关上聚集着手持刀枪弓箭的明军，人声嘈杂，战马嘶鸣，众军士簇拥着一个把总，正与关前的尼堪外兰说话。

安费扬古勒马道：“贝勒哥哥，可是关内的明军要出来援助尼堪外兰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骑马站在一个高坡上，察看了良久，打马上前，站在尼堪外兰身后向关上施礼道：“敢问关上是哪位将军？”

”

那把总乃是军中最末一级的军官，被称作将军，极是受用，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

”

“在下建州卫左都督努尔哈赤，将军可是关上的守将？”

”

“小将王廷山，是关上的把总。都督有什么事？”

”

那把总知道来人是经朝廷敕封过的，狂傲之气登时收敛了许多，话语也客气了不少。

“尼堪外兰与我有杀父之仇，求将军不要庇护这恶贼。”

尼堪外兰大呼道：“不要听他胡说！他父亲是李总兵下令斩杀的，本没有什么差错。将军不要给他迷惑了。我与将军的上司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大人交情颇厚，将军千万不可信他。”

王廷山听了李永芳的名字，心下踌躇，皱眉道：“尼堪外兰既然投归于咱，我若将他交与你，岂不给人说我惧怕了你，坠了名头，我在军中如何立身？

第31节：报怨(6)

朝廷早已有令，遇到你们女真人争斗，不许偏袒任何一方，以免惹出纠纷，扰乱边陲。但此事正在关前，我难以袖手旁观，不然误伤了他人，我也难以推托罪责。”

努尔哈赤听他说得极为周全，无可驳辩，又不敢得罪，只得下令就地安营扎寨，守候在关前，堵住去路。不料，尼堪外兰见明军不愿收留，换上手下兵卒的衣甲，连夜逃往鄂勒琿城去了。努尔哈赤闻报，没有责怪守卫的兵卒，反而欣喜道：“他既逃离了抚顺关，咱们不必再忌惮明军，再破了鄂勒琿城，看他哪里逃！”

下令拔营追赶，忽然一匹战马飞驰而来，马到帐前，跳下一个人，称萨尔浒城主诺米纳有紧急书信送来。

努尔哈赤展信细看，上面写道：“建州左卫努尔哈赤都司：据悉您要发兵去鄂勒琿，攻打尼堪外兰城主。特函奉劝，切勿轻举妄动。浑河部的栋嘉和扎库穆二处，不准你军侵犯。栋嘉和巴尔达两城是我的仇敌，你若攻鄂勒琿，必先取栋嘉、巴达尔。你若取此二城，就送给咱。否则，不许你的兵马路过我的边境。”

努尔哈赤气得浑身乱颤，正要发作，张一化怕失了分寸，急命将送信人带出大帐，努尔哈赤怒吼一声：“岂有此理！诺米纳这个乘人之危的小人，当初怎么会与他交好，真瞎了眼睛！”

张一化把信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诺米纳与他弟弟奈喀达屡次阻挠咱们出兵讨伐尼堪外兰，不除此患，难成大事。”

嘉木湖寨主噶哈善也忧虑道：“他们兄弟二人横行霸道，不讲道理，若不先击败诺米纳，哥哥不足以立名树威，还有哪个敢来归附哥哥？”

”

“那好，就先除去他们。”

努尔哈赤语调冷若冰霜，命那信使回去禀报诺米纳，随后带兵来到萨尔浒城下，商议如何攻打栋嘉、巴达尔两城。诺米纳、奈喀达接到信使的回报，不禁大喜，大开城门，将努尔哈赤、噶哈善、额亦都、安费扬古等接入城中，摆酒相迎。

诺米纳举杯贺道：“老弟以十三副遗甲起兵，一举攻克图伦城，杀得尼堪外兰东逃西窜，威风扫地，令人赞佩！”

努尔哈赤淡然笑道：“古语说：吉人天相。我身负血海深仇，兵马虽少，却是正义之师，自然所向无敌。尼堪外兰那贼子就是再亲近的人他都出卖，一心只想着自己的荣华富贵，这等见利忘义的小人，只可共贫贱，不可共富贵，哪里有半点儿亲朋的情谊？

人神共愤，怎能不败？

”

“老弟所言极是。如今老弟刚刚攻破了图伦城，士气正旺，最好一鼓作气与哥哥合兵攻克巴尔达城。”

诺米纳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。

努尔哈赤喝下杯中酒道：“老兄过谦了。老兄兵多势众，哪里用得着小弟出些微薄之力？

想是老兄看小弟军械不足，才盛情邀请小弟攻破城寨，也好添些军械。老兄如此提携，小弟怎敢不从！只是小弟手下只有百余骑，势单力孤，攻城自然该由老兄为首。”

诺米纳一口烧酒尚未咽下，却听他有心退缩，心里暗怒：不想卖力，却只想着分财物，天下哪有如此的便宜可沾？

我既招你一起合兵，自然该你打头阵，怎容你在一旁袖手！气恼之下，那口烧酒竟忘了下咽，呛在喉咙里，火辣辣地生疼，眼泪、鼻涕一时齐流出来，他用衣袖抹了，摇头道：“哥哥怎能抢了你老弟的风头？

哥哥年纪大了一些，有了这萨尔浒城和这些兵马也知足了，老弟可不同啊！你年纪轻轻，正是扬名立万的时候，此时不挣下些本钱，

实在可惜了。再说哥哥的兵马久疏战阵，打不得硬仗，比不得老弟连战连捷，士气昂扬，还是老弟打头阵吧！”

努尔哈赤见他醉眼矍眈，脸上、胡须上还沾着些许污物，暗觉厌恶，低下头说：“兄长如此看重小弟，照理说，既已有命，自然不该推辞。只是小弟破了图伦城，人马虽说伤亡不多，可军械损坏殆尽，城中的财物又多分给了借来的兵马，军械实在不够用了。若是老兄肯借些兵器、甲冑给小弟，就是独自攻打巴尔达城，小弟也心甘情愿。”

第32节：报怨(7)

“咱、咱可一言为定，不准反悔！”

诺米纳心头狂喜，如此坐享其成的好事岂肯放过？

他猛地站起身来，伸出毛茸茸的右掌，说道：“咱们来个三击掌，以前种种恩怨一笔勾销，今后咱们还是好兄弟，再不听他人挑唆了。”

努尔哈赤听他说到“今后咱们还是好兄弟”

一句，心中热血滚动，竟有些不忍下手，又听他说什么“再不听他人挑唆”

之言，想起他受堂叔龙敦的蛊惑，竟将自己抛下不管，哪里有什么兄弟之情，心下登时一片冰冷，默然不语，伸出右掌，与他连击三下，随即派人去取兵器、甲冑，披挂起来。奈喀达端了大杯过来劝饮，努尔哈赤趁他二人仰头之际，将酒洒在襟前。

次日，努尔哈赤、噶哈善带兵先行出了萨尔浒城，在城门外等候诺米纳、奈喀达，过了半个时辰，二人才摇摇晃晃地骑马领兵出城，显然是宿酒尚未全醒。努尔哈赤见城门缓缓落下，大喝一声，一脚将诺米纳踢落马下，额亦都上前将他五花大绑起来。奈喀达惊叫一声，酒醒了大半，打马要逃，安费扬古疾步跳到马前，伸手抢过缰绳，奋力一勒，那马受惊，一声长嘶，前蹄高高跃起，将奈喀达甩落尘埃。努尔哈赤忌惮他们人多，担心有变，当场历数诺米纳兄弟的罪行，就地斩首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夺下了萨尔浒城。

努尔哈赤起兵不到两个月，攻破图伦城，智取萨尔浒，又连连攻下数个小寨，声名鹊起，军威显赫，投军归附的人络绎不绝，费英东与父亲苏完部长索尔果率领军民五百户来投，何和礼带来栋鄂部的一彪人马，扈尔汉与父亲雅尔古部长扈喇虎一起投奔赫图阿拉。努尔哈赤乘势又灭了几座小城寨，人马渐渐增多，兵势大振，操练之声，震撼山谷。努尔哈赤心里一直想着领兵直捣鄂勒琿城，给爷爷、阿玛报仇。鄂勒琿处在浑河北岸，距明朝边境较近，尼堪外兰极容易逃入明

军关隘，若为明军庇护，想捉他就难了，万一他逃入关内，真如鱼游大海，踪迹不见，必要先绝了他的后路，方可攻城。努尔哈赤派人进了抚顺关，给守关的把总王廷山送去厚礼，王廷山满口答应，决不放他入关，努尔哈赤火速带兵赶奔城下。

鄂勒琿城也是一座土石杂筑的城寨，尼堪外兰本想筑得高厚一些，但图伦城破之后，手下部众纷纷叛离，人力物力顿感不足，只好草草了事。尼堪外兰听说努尔哈赤杀来，早已慌了手脚，派人到抚顺关向明军求救，那王廷山得了努尔哈赤的厚礼，自然不再理会，下令手下兵卒：“不准放他进来！”

尼堪外兰没有办法，只好一边严守城寨，一边暗命手下两个神射手鄂尔果尼、罗科各带五十名弓箭手埋伏在城垣周围。不久，努尔哈赤领着人马到了，一声号令，万箭齐发，城上守兵慌忙俯身卧倒，不敢起身抗拒。猛将额亦都率先冲到城下，将城周围的草房点燃，顷刻之间，烟尘滚滚，火光冲天，城头上下一片火海。努尔哈赤借着浓烟，搭起人梯，纵身跃上城头，城上的守兵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纷纷退入城内。努尔哈赤跳到一座高大的屋顶上，骑着屋脊，居高临下，一连射倒数人。鄂尔果尼和罗科正埋伏在离此不远的一座房上，躲在烟筒后面，指挥兵卒射箭，身边的兵卒却不断给人射中，四处寻找，见一个高大英武的汉子从容开弓放箭，例无虚发，暗暗喝彩，拈上一支狼牙箭，奋力射出。努尔哈赤听得头上一声暴响，脑袋不知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，身子一晃，好在手脚敏捷，伸手抓住屋脊，俯身上面，摘下头盔，不禁惊出一身冷汗，那箭贯盔直入，露出一指多长的箭头，将头发割断一络，鲜血直流，伤口隐隐作痛。

努尔哈赤忍痛将箭拔出，搭弓又射倒一人。此时，却听身边不远处有弓弦声响，俯身躲避，正中脖子，虽有护甲遮挡，那箭力道极大，入肉深达寸余。努尔哈赤大叫一声，伸手握紧箭杆，狠力拔下，不料因透甲而入，箭头卷折，犹如上有倒钩，竟然扯下两块肉来，顿时血流如注。努尔哈赤牙齿紧咬，面色苍白，强自支撑。额亦都、安

费扬古等人在房下见他伤势过重，大喊着上房救护。努尔哈赤怕乱了阵脚，尼堪外兰乘机掩杀，又担心有人中箭，连连摆手道：“不必上来，这城中竟有如此的高人，切不可犯险！”

第33节：报怨(8)

费英东如飞跑来，大喝道：“快放箭！将他们射住，不然贝勒难以平安下来。”

众人立时醒悟，箭如飞蝗，射得鄂尔果尼、罗科等人抬不起头来，努尔哈赤拄弓为杖，从容地走下房屋。双脚刚一落地，摇晃着摔倒在地，昏厥过去。众人慌忙跑上来，见鲜血顺着铠甲涔涔而下，流个不停，伤势极是严重。额亦都将他抱在怀中，安费扬古急忙扯裂内衣，替他包裹伤口。费英东又给他喂下几口水，努尔哈赤才苏醒过来，喝令道：“快寻尼堪外兰，千万不可让他逃了！”

众人找遍了整座城寨，也没见尼堪外兰的影子。“又给他逃了！”

努尔哈赤大急，命贴身侍卫颜布禄、兀凌噶搀扶着登城遥望，见城外一队人马向抚顺关跑去，为首一人头戴毡帽，身穿青绵甲，装束与常人不同，大呼道：“那想必是尼堪外兰，不要给他逃入关去！”

额亦都、安费扬古、费英东三人见他箭伤流血不止，不敢离开寸步，劝道：“贝勒哥哥不要心急，王廷山既然答应了紧闭关门，尼堪外兰自然无路可逃，想必还要转回来。”

众人簇拥着努尔哈赤缓缓下城，上马去追尼堪外兰。远远看到了抚顺关，见关门忽地一开，飞出一匹健马，迎着尼堪外兰而来。努尔哈赤大惊失色，仰天恨声说：“难道我要报此大仇竟这等艰难！”

话音未落，却见那匹健马与尼堪外兰等人交错而过，竟向自己驰来。马上的人高声问道：“来人可是建州卫都督努尔哈赤？”

”

“正是。”

努尔哈赤大惑不解。

“我奉把总老爷将令，告知与你：尼堪外兰任凭你们处置，抚顺关的人马决不插手。”

“那怎么还准尼堪外兰赖在关下？”

”

那兵卒见他如此小心，知道他存有疑虑，信不过别人，笑道：“你既然怕中了我们的埋伏，就派些人马过去试探，不必亲自去擒他。”

说完打马转回。

努尔哈赤听他说得恳切，似非虚言，派部将斋萨带兵四十人，去捉拿尼堪外兰。尼堪外兰方才见关门一开，以为明军接他入关，不想关内出来的那人竟舍了自己，奔到努尔哈赤面前，心知不妙，见他匹马回来，正要跟随着入关，关上射下箭来，吓得他沿着荒僻小路，绕关而走。走不多远，闻听后面有人追来，慌得走投无路，见旁边有个台堡，想要上去躲藏。那台堡里的明军等他到了近前，却把梯子凌空拉上台堡，不顾他急得连声大叫。尼堪外兰绝望之极，再要逃走，斋萨等人已经赶到，拦腰挟住，拖离雕鞍，兵士上前去捆绑起来，押送回去复命。

努尔哈赤见了仇人，箭伤也觉减轻了许多，吩咐押回赫图阿拉，祭奠祖父、父亲。到了赫图阿拉，努尔哈赤请教如何祭奠，张一化说：“汉人最重的刑罚莫过于凌迟，依例要割三千六百刀，共行刑三天，其间犯人哀嚎之声不绝于耳，但却不能令他断了那口气，千刀万剐为的是让他活受罪。当年正德皇帝将大太监刘瑾生生割成了一具骷髅，惨不忍睹，却大平民愤，受过他残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来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，以解心头之恨。”

努尔哈赤说：“那就活剐了他，只是割上三天时候太长，再说一时也找不到有如此刀法的刽子手，多砍他几刀就行了。”

他身穿麻衣，扶伤领人将尼堪外兰押至樵山，众多亲族也都披了重孝随行，在觉昌安、塔克世坟前摆设了灵位，灵前供奉了黑牛、白马两牲，还有各色干果、糕点，已给清水冲洗干净的尼堪外兰，一丝不挂地被绑在一棵木桩之上，嘴上勒了一道绳索，呜呜呀呀，说不出话来。

努尔哈赤跪在灵位前泣拜道：“爷爷、阿玛，如今奸邪小人尼堪外兰已给孩儿捉拿到了，二老泉下有知，看这恶贼如何伏法！”

祭奠已毕，刽子手斋萨身披红色衣衫，手执鬼头大刀，走到木桩前。解开尼堪外兰嘴上的绳索，不等他张嘴说话，一把拖出舌头，“唰”

地一声割了下来，然后剜眼、破腹、挖心、掏肝……最后一刀砍下头颅，各自放在一个个大碗里，血淋淋地端到灵位前，众人一片呜咽。

第34节：大捷(1)

五?大捷

布寨正在砍杀，一颗大木顺坡滚落下来，他急忙一提缰绳，躲闪过了，但那根大木砸在一块巨石上，一下子又高高弹起，撞到坐下战马的后腿上，那马一声悲嘶，登时摔倒，将布寨甩落在山坡上。布寨痛哼一声，正要挣扎起来，不料建州武士吴谈从马上猛扑下来，正好骑在他身上，一刀砍下，硕大的人头滚出甚远。他大呼道：“布寨给我杀了，布寨给我杀了！”

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，犹觉不甘心，时时切齿痛恨李成梁，恨不得打进广宁杀了他，才泄心头之恨；但是看看自己兵马有限，女真各部多未归顺，一时也不敢树敌太多，与他作对。只得一面深自韬晦，向朝廷称臣纳贡，将辽东所产的明珠、人参、黑狐、玄狐、红狐、貂鼠、猞猁狲、虎、豹、海獭、青鼠、黄鼠等贡入京城，求朝廷不要插手女真部族争斗，对李成梁也越发恭顺，百般结好；一面招兵买马，远交近攻，顺者以德服，逆者以兵临，满洲女真苏克苏浒河、浑河、王甲、董鄂、哲陈五部都已归附，相邻的还有扈伦国的乌拉、哈达、叶赫、辉发四部，自恃兵马强盛，不肯降服。

自佟春秀死后，留下三个幼小的孩子无人照看，虽说请了客居辽东的明朝秀才龚正陆做师傅，教他们读习汉字，但毕竟不能伺候他们吃穿，努尔哈赤颇觉不便，接连娶了钮祜禄氏、兆佳氏两个妻子，不料二人不久就有了身孕，顾不上照看三个儿女。正好三爷索长阿的儿子威准暴病而死，妻子富察氏孀居，众人撮合将富察氏娶了。女真本来就有父死妻其后母、兄终纳其寡嫂的风俗，威准是努尔哈赤的堂兄，更没有什么可忌讳的，他见富察氏生得丰腴白皙，就答应下来。富察氏名叫袞代，见努尔哈赤英武高大，远胜原来的丈夫，更是极力侍奉。但努尔哈赤总觉她们难与佟春秀相比，又娶了伊尔根觉罗氏，仍不如愿。额亦都、安费扬古等人私下商议，费英东说：“要说袞代倒

是极为勤快，对褚英三人也好，一家人和和美美，贝勒哥哥还有什么不如意的？

”

额亦都与安费扬古对视一眼，笑道：“兄弟年纪尚轻，自然不会明白其中的奥妙，贝勒哥哥想必是嫌弃新娶的三位嫂嫂不够俊俏，比不上原先的春秀嫂嫂。”

安费扬古点头道：“贝勒哥哥的心意你猜得不错，他每晚还是一个人睡在原先的那张炕上，三个嫂嫂轮流过去陪侍，没有哪个过得了两天的！看来她们仨做不得大福晋。”

“自古盖世英雄须有绝世美人相伴，千古佳话，代不乏人。不然战阵征杀，刀光剑影，若无佳人相伴，纵能笑傲群雄，睥睨天下，只怕也是终生抱憾。贝勒本来就是个至情至性的英雄，身边自然少不得美人。”

随着话音，门外进来一个儒服的文士，朝额亦都等人颌首致意。

“原来是龚师傅，我说咱们建州可找不出这样文绉绉的雅士来！”

费英东说着，与众人一起抱拳施礼，招呼着让座。

“褚英与东果怎么没跟龚师傅一起过来？”

”

额亦都问道。

“怎么少得了他们？”

”

龚正陆含笑朝门外叫道，“你们不用站在门外了，到里面见见几位叔叔吧！”

“龚师傅，我阿玛没在么？”

”

门口露出两个小脑袋瓜儿，怯生生地看了一眼，见只有额亦都几人，两个粉团似的锦衣儿女一齐吵嚷欢叫着跳进来，扑到众人身边。

额亦都一把将褚英抱起，连抛几下，放在膝上，笑道：“你这么怕阿玛么？”

怕不怕龚师傅？

”

“怕！”

东果正在炕上吊在安费扬古的脖子上玩耍，听额亦都提及师傅两字，登时滚入安费扬古的怀里，抬起眼睛，一眨一眨地偷看龚正陆。褚英却挺着小腰道：“不怕！师傅已说了让进来，怎敢违抗师命！”

仿佛天下只知畏惧阿玛和师傅二人，众人大笑。

额亦都等人心里既诧异又佩服，自佟春秀死后，褚英与东果姐弟俩一时没了调教，极为顽皮，褚英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带着姐姐四处耍闹，满赫图阿拉城只害怕努尔哈赤一人，别人的话再难入耳，可努尔哈赤每日忙于军务，无暇顾及他们，姐弟俩越发顽劣。努尔哈赤心志高远，特地给儿女请了一个汉人秀才龚正陆做师傅，教习汉文。龚正陆本是浙江会稽人氏，说着略带江南口音的汉话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不想他做了几天师傅，竟将这两个小魔头调理得服服帖帖，额亦都等人本来看不起汉人的文弱，可对龚正陆却不由不刮目相看。

第35节：大捷(2)

安费扬古将东果搂在怀里，点头道：“陆师傅这番提醒，我倒想起当年与贝勒哥哥在抚顺城听书的情形，那日说的是三国中的一段故事……”

“什么故事？”

快讲给我听！”

褚英凑近上来。

“那天我记得是讲的吕布与貂蝉，名字么？”

叫什么大闹凤仪亭。”

“好不好听？”

”

褚英还在那里歪缠，但听到龚正陆咳了一声，急忙住了口。龚正陆扫了他俩一眼，却未呵斥，只是缓声问道：“可是《三国演义》的第八回‘王司徒巧使连环计，董太师大闹凤仪亭’？”

”

“名字极长，说起来很麻烦，记不得了。反正是讲董卓与吕布爷俩儿争一个美人的事。”

安费扬古面色一赧，似是在龚正陆面前怕被取笑一般。

龚正陆看褚英急不可耐，但在自己面前却不敢放肆吵嚷，小孩心性，能有如此的耐力已属难得，说道：“凤仪亭一节乃是司徒王允定下的美人计。东汉末年，董卓专权，有心谋朝篡位。满朝文武，对他又恨又怕，王允不得已设下美人计，将府中歌伎貂蝉许配董卓义子吕布，又奉送给董卓。董卓不知内情，娶了貂蝉，吕布暗恨。一日董卓上朝，忽然不见身后的吕布，心生疑虑，马上赶回府中。他见吕布与貂蝉在后花园凤仪亭内抱在一起，顿时大怒，要杀吕布。啊呀，说得远了。贝勒听了凤仪亭一节，怎么说？”

”

“贝勒哥哥说吕布英雄盖世，又与貂蝉年貌相当，那董卓老贼却要来胡乱搅扰，生生拆了一对好鸳鸯，可惜了！”

龚正陆道：“贝勒是个心智高远的人，眼下又做了名符其实的建州之主，心雄万夫，也该有个美人相伴才好。只是没有听说咱们建州有什么美貌的女子。”

费英东摇头说道：“龚师傅来辽东几年了？”

”

“不到两年。”

龚正陆不知他问话的用意，看情形似是觉自己来得日子尚少。果然费英东笑道：“龚师傅来了两年，要说日子也不短了，你没有听说过辽东有个叶赫部？”

”

“听说了，叶赫部离赫图阿拉几百里远呢！”

“叶赫部是出美人的地方，龚师傅可听说过东哥？”

”

“东哥是谁？”

”

龚正陆不解，众人却哈哈大笑起来。

费英东笑过才说：“东哥是满蒙头号的美女，叶赫部布寨贝勒的女儿，模样比貂蝉绝不差的。”

“这倒奇怪了，明明称呼什么哥，却是女孩的名字。我们汉人断不会如此的。”

龚正陆大摇其头，暗自发笑，问道，“此女嫁人没有？”

”

“不曾嫁人，却收过聘礼了。”

龚正陆叹惋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恨不相逢未嫁时，如此美貌的女子，竟给贝勒错过了，真是造化弄人！”

费英东知道他会错了意，赶忙道：“龚师傅心急了。此女虽接了人家的聘礼，可下聘礼的那人却死在了迎娶的路上，不及将她接到家中。”

“这么说她如今还是待字闺阁？”

”

“那个下聘礼的人也不是平常之辈，是哈达部的贝勒歹商，他祖父是哈达汗王台。哈达部与叶赫部紧邻，早听说了东哥的芳名，就备下厚礼向布寨贝勒求婚。布寨贝勒允了，请他亲自到叶赫迎娶。谁知走到半路上，却来了一群叶赫的强徒，把歹商杀了。其实这都是布寨一手安排好的，只因当年哈达汗王台受朝廷之命，起兵杀了不听话的叶赫都督褚孔格，褚孔格的两个儿子清佳砮、杨吉砮怀恨在心，常常想替父报仇。王台也觉得对不住人，想法子与叶赫部讲和，情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杨吉砮做妻子，谁知杨吉砮却不愿意，娶了一位蒙古夫人。王台丢了面子，发起怒来，仗着自己兵强力壮，要去攻打叶赫部。后来总兵李成梁出了面，两家才不得不罢手。谁知哈达部却暗地厚赂了辽东巡抚李松和总兵李成梁，将清佳砮、杨吉砮兄弟二人和清佳砮的儿子兀孙孛罗、杨吉砮的儿子哈兒哈麻诱到广宁斩杀，叶赫大受挫折。清佳砮的儿子布寨，隐忍多年，一天也未忘记世仇，借嫁女为名，在半路上暗暗埋伏刺客，杀了王台的孙子，也算报了两代的冤仇。”

第36节：大捷(3)

费英东一口气说出了叶赫、哈达两部的恩怨，额亦都等人已知道其中的原委，表情淡定。龚正陆与褚英、东果初次听说，姐弟二人更是听得津津有味。

龚正陆说：“既然东哥尚未出嫁，快给贝勒聘下不就是了！”

费英东答道：“龚师傅有所不知，那东哥为人十分挑剔高傲，当年她父亲布寨将她许配歹商，不过是为了报仇，才使了这条美人计。东哥也知道内情，因此权且答应，其实她哪里看得上歹商，就是到今日，放眼辽东，她也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人。”

“布寨做不了她的主，若要叫她嫁人，必要先看上一眼，她不中意万万不行。”

额亦都叹气道，“这个女人眼界太高了。”

“贝勒如此神武的人物，普天下有几个，她还能不中意？”

龚正陆不禁诧异万分。

安费扬古摆手说：“贝勒的秉性你还不知？”

他怎会向一个女人低头，千里迢迢跑去任她选看！”

“是呀！倘若阿玛给人家选不中，岂不是折了脸面？”

褚英大睁两眼，拍着小手说，“阿玛要是娶她回来，我也喜欢，她有我额娘好看吗？

她会哄我睡觉吧！”

东果却瞪他道：“哄你睡觉就叫她额娘了？

你的嘴怎么这样贱！”

众人听他姐弟俩斗嘴，都觉好笑。龚正陆也不管他们，自语道：“请个人提媒也好，说不定东哥一口应下了呢！”

费英东锁眉道：“媒人可是难找，那些油嘴的媒婆早就踢破了东哥家的门槛儿，看门的丫鬟都给叨扰得不耐烦，闭门锁户的，更不用说东哥了，弄不好连她的面儿也见不到，就给打发走了。”

此时，褚英给东果骂得大哭起来，东果兀自不依不饶，嘟起小嘴不理睬他，任由他哭，额亦都等人却哄不来。龚正陆伸手拉起褚英道：“不要哭了，我讲吕布给你听。”

褚英立时破涕为笑，一蹦一跳地出门去了。

额亦都几人本来是一时心血来潮，不想给龚正陆撺掇起来，竟一起去与努尔哈赤说了。努尔哈赤听说过东哥的美名，心里自然愿意，嘴上却说：“此女极为挑剔，若给她回绝了，哥哥的脸上可不好看，说不定会让他人取笑我痴想了。”

额亦都攥紧拳头道：“既然哥哥中意了她，她若不应，小弟带一彪兵马给哥哥擒来！”

不等努尔哈赤说话，费英东调笑道：“二哥若是抢了东哥回来，做了咱们的新嫂嫂，那时嫂嫂生了你的气，要想进这大门可是不易了，就是跪下哀求，也要给人家骂的。”

“骂什么？”

她见了哥哥英武的模样，必定欢喜得紧，怕是还要谢我呢！”

额亦都抓着乱蓬蓬的胡须，大不以为然。

众人赞道：“都说二哥粗豪，没想到今日却心细如发，嘴上抹了蜜一般的甜，不动声色地将贝勒哥哥夸耀了一番，令人好生佩服。”

额亦都听了，得意大笑。

一连几日，努尔哈赤想着派什么人去提亲，不料消息却给龙敦传到了叶赫部，贝勒布寨与福晋商量说：“努尔哈赤倒是一条好汉，最近又统一了建州，他的原配妻子死了，东哥嫁过去便做福晋，就替她应下了吧！”

那福晋却啐的一声，骂道：“天下哪里有你这样的阿玛！身为一部之长，守着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四方提亲保媒的不断，却硬要给她嫁个

这样的人家，给人家做填房！我的女儿哪一点儿不如人了，我不答应！”

布寨冷笑道：“你真是妇人之见！努尔哈赤也是富贵之家，他的家世在辽东没有几个比得上的。他如今又做了建州之主，荣华富贵是肉眼见的，放着这样的人家不嫁，找那些白脸的后生能依靠么？

说不定咱们还要时常贴补她呢！有咱俩在世，时常给她些财物倒没什么，总不能照看她一辈子吧！”

福晋给他说得有些心动，但嘴上仍不肯答应，推说道：“女儿眼高，还是由她拿主意为好，以免勉强了她，嫁过门去还使性子。若是二人不能相合，整日吵闹不休，那时才没了主意呢！”

第37节：大捷(4)

起身到了女儿房内，东哥给母亲请了安，福晋看着俊俏的女儿，越看越爱，叹气道：“东哥，额娘的好女儿！额娘真舍不得你离家。”

东哥未语先笑，露出一排整洁的皓齿，她用一双美目睨着额娘道：“女儿就这么陪伴着额娘，哪里也不去！”

“瞎说！”

福晋含笑道，“你是女儿身，终归要嫁人的，额娘怎好留你？”

你忘了老辈人常说：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。额娘要留你一辈子，你可要恨死额娘了。”

东哥咯咯一阵银铃似的娇笑，拉着福晋的手说：“女儿嫁到哪里，就接额娘去住，不也是陪伴额娘么？”

”

“你这丫头！额娘还以为你真的不想嫁呢！看你终日给媒人脸色，冷言冷语的，我要是媒人呀，一辈子再不踏入你家门槛儿。”

“还不是额娘生了个美貌的女儿，叫他们看得个个眼红，朝思暮想的？”

”

“你知道就好，可婚事也总不能老是这么拖着，你今年也十七岁了，额娘在你这个年纪已生下你哥哥了。”

福晋慈爱地抚摸着东哥乌黑的长发，说道，“听说建州贝勒努尔哈赤有意要娶你，他可是了不起的豪杰，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复仇，杀了尼堪外兰……”

“额娘，女儿听说过了，你还絮叨个没完！”

东哥打断福晋的话，低头拨弄着辫梢道，“他什么时候来下聘礼？”

”

“他……他……那倒还没有说，想他是建州之主，必是派人来的。”

“不行！女儿早就定了规矩，哪个想娶我，必要先让我选看，若不中意，怎能随便嫁人？

努尔哈赤的名字虽然听说了，可他的模样几时见过？

女儿可不愿找个只知打仗不懂风情的邈邈男人。他要有心娶我，就要亲身赶来，不然……哼！倒像是我上赶着嫁他！”

福晋附和道：“那是自然的。我的女儿想求的人家可多呢！只愁挑选得麻烦，还愁什么嫁人！”

过了几日，建州果然派了媒人来提亲，东哥命侍女传话给努尔哈赤，有结好之意，十日后亲身前来，不然再也休想。努尔哈赤又气又怒，暗想：这东哥出落得如何天姿国色，这样的不近情理，竟要相看男人？

我堂堂一个建州贝勒，难道还要走四百多里的路程上门么？

想到要顾惜脸面，又忍不住思念她娇美的模样，踌躇不决。额亦都等人担心布寨生出什么计谋，不放心他孤身去叶赫，努尔哈赤想着赫图阿拉刚刚有了起色，扈伦四部依然强大，要想称雄满洲，懈怠不得，只好将一腔热情放下。

东哥等了十天，也没见到努尔哈赤的影子，十分气恼。她自长大成人以来，看见的都是低声下气求婚的人，向来千依百顺，如今努尔哈赤非但不听自己的话，反而没了音信，分明是不把自己放在心上，瞧在眼里，心里发狠道：努尔哈赤，你这般瞧不起我，小看叶赫部，今后就是后悔了来求我，也不会轻饶了你，定让人将你斩成肉酱，扔到深山里喂野狼吃。一时气苦，却又无从发泄，铁了心要及早嫁人，好令努尔哈赤愿望落空。正好乌拉部贝勒满泰派人给弟弟布占泰提亲，东哥竟一口答应下来，并将消息故意传到赫图阿拉。努尔哈赤暗觉可惜，心便凉了，将娶妻一事暂且放下。东哥见努尔哈赤不加理会，不住哭闹，定要布寨给她出气，给努尔哈赤吃些苦头。布寨只有她一个女儿，自幼视如掌上明珠，从未疾言厉色地训斥过，遑论打骂？

见女儿哭得两眼红肿泪水汪汪，乱了方寸，命人到东城请来堂弟纳林布禄商议。

纳林布禄的东城与布寨所居的西城相距数里，他进了堂兄的家中，见布寨拧着眉头闷声弯腰在炕上独坐，便问有什么事情吩咐。布寨叹口气说：“还不是为你那不知好歹的侄女！”

一边叹气，一边将努尔哈赤提亲、东哥发怒的始末说了一遍。

纳林布禄与布寨一样，自幼失去了父兄，生成了睚眦必报的好斗性格，最受不得他人一点儿的怨气，叶赫邻近开原，控制贡道，得天独厚，二人处心积虑经营多年，叶赫部又强大起来，称雄扈伦四部，自然目空一切，一见堂兄面色沉郁，并不劝解开导，却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！将那努尔哈赤责罚一顿，哄侄女开心就是了。”

第38节：大捷(5)

“这话说来容易，只是咱们与建州素来没有什么恩怨，单为东哥这点儿琐碎小事，若要发兵争斗，实在师出无名，不免遭人议论。”

纳林布禄思忖片刻道：“打架靠的是拳头，本来就用不着什么理由！哥哥非要找个借口也容易，小弟派两个信使给他传个话就行了。”

“传什么话？”

”

“叫 he 让出点儿土地给咱们，他统一了建州五部，数年之间，所辖的土地多了几倍，西起辽东都司边墙，东至鸭绿江，北与咱们扈伦的哈达、辉发二部为邻。他凭什么占这么大的地盘儿？”

当年只靠着十三副遗甲起兵，却换来了这么多的土地，做的可真是没本儿的买卖，天下还有这样便宜的事儿？

都说见者有份，总不能有了好处，他一人独吞，让大伙儿看着眼馋吧！”

“他能给吗？”

”

平白无故地向人讨要土地，布寨心下有些难为情。

纳林布禄一拍炕桌道：“他不答应，咱们正好有借口攻打他。此时他虽统一建州，但羽翼终究尚未丰满，不趁此时机给他点儿颜色，他哪里还知道天高地厚！”

他略微停顿一下，语气和缓下来，“若是他识相给了，就将那些土地送给侄女做陪嫁，侄女毕竟是孩子心性，占点儿便宜，气就消了。”

布寨一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计策，就派了两位使者宜尔当、阿摆斯汉去往建州。二人来到赫图阿拉，见城里一片兴盛的景象，连接东北南三门的一条丁字大街，两侧牌匾林立，商号旗幡飘扬，茶馆、酒肆、皮张店、马具店、鱼庄、米店、满药铺、绸缎庄、丝棉店、铁匠铺、杂货铺、马市……鳞次栉比，热闹非凡。肩扛担挑，马拉牛驮，

都是松子、蘑菇、山梨、山里红、榛子、核桃等野山货，还有虎、豹、狐狸等皮毛，往来商贩熙熙攘攘，叫卖之声不绝于耳。来到都督的府门，几个带刀侍卫在门前不停巡视，府门高大，甚是威严。侍卫通禀过后，二人随着进了厅堂，努尔哈赤居中坐在一把宽大的黑木椅上，身穿五彩龙衣，带刀侍卫站立两旁，威风凛凛，气势非凡。二人以为他不过是故意做出的样子，自恃叶赫强大无比，大大咧咧地上前略施一礼，说道：“我俩奉叶赫部纳林布禄大贝勒的差遣，前来有话相告。”

努尔哈赤也不请他们坐下，也斜着两眼说：“我这建州卫都督可是朝廷敕封的，朝廷给我三十道敕书，赐我金顶大帽服色，只有朝廷的旨意，我才遵奉，你们叶赫部有什么话给我？”

”

宜尔当听他动辄以朝廷压人，不愿听他吹嘘，冷冷说道：“天高皇帝远，在咱们关东，谁的人马多谁是老大。朝廷的旨意自然要遵奉，可关东首领的话也不可不听。”

阿摆斯汉直一直身子，高声说：“我们大贝勒说了，乌拉、哈达、叶赫、辉发等扈伦四部与你们建州，言语相通，相邻又近，就该合五为一，怎能有五个首领？”

现在你们建州占地极多，我们人马众多，所占的地盘却少，可把你们的额尔敏、扎库木两个地方，任选一个送给我们。”

努尔哈赤冷哼一声，厉声说：“我们是建州，你们是扈伦，早就划定了地界，多少年来，一直不曾变动。若是叶赫的地域广大，我不该向你们讨要；我们建州领土再多，也不容你们强取豪夺！何况土地自有其一定之数，比不得牛马牲畜，岂有随便分给别人的道理！你们二人都是叶赫部的管事大臣，纳林布禄如此无礼，你们却不尽一份臣子的职责，不加谏阻，听任他败坏德行，反而厚着脸皮来到这儿说三道四，岂不是为虎作伥么！”

“我们只知忠于主子，主子的话不敢不从！”

努尔哈赤哈哈大笑，讥讽道：“主子要的可不全是摇尾巴听话的狗！要的是明辨是非的刚直奴才。建州地盘再大，也是我们不畏刀林箭雨，拼着性命打下的，岂是像叫花子一般讨要来的？”

回去捎话儿给纳林布禄，若再无礼，休怪我翻脸不讲情面。滚！”

喝令左右侍卫，将他们驱赶出去，宜尔当、阿摆斯汉二人抱头鼠窜而去。

第39节：大捷(6)

纳林布禄得知努尔哈赤拒绝了自己的要求，暗自得意，又派尼喀里、图尔德带着哈达部孟格布禄派遣的使者岱穆布、辉发部拜音达里派遣的使者阿拉敏比来到建州，努尔哈赤与张一化商议一番，哈达、辉发并无过节儿，不好轻易得罪，以免树敌过多，于是设宴款待。尼喀里、图尔德二人会错了意，以为努尔哈赤怕了，洋洋得意，神情极是跋扈张狂。一杯酒才下肚，图尔德起身说道：“我们大贝勒有话要传给贝勒，不知贝勒想不想听，有没有不生气的海量？”

先请谢罪。”

努尔哈赤摸着虬髯，含笑道：“有话尽管说出，你不过转述你们主子的话，我不会为难责怪你的。”

“我家主子说本来打算要你们建州一块地盘儿，额尔敏、扎库木两处任选一地都行，你们却不愿割让。我家主子动了怒，一旦大兵压境，后悔可来不及了。我俩不忍心建州生灵遭此涂炭，劝下了主子。我俩想贝勒也不是那不识时务的莽汉子，轻重自然分得出来。赫图阿拉城若是不保，要那些土地又有什么用处？”

贝勒要是能退后一步，大伙儿平安相处，共享康泰，岂不是好事？

”

“好事！那是天大的好事！”

尼喀里拍手称颂。

努尔哈赤目光如刀，刺向图尔德说：“是不是我给你们一块土地，你们就不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？”

”

此话一出，额亦都、安费扬古、费英东等人脸色一变，各自伸手按住刀柄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我家主子的心思深不可测，不好断言。”

努尔哈赤霍地站起身来，拔出佩刀向下一挥，众人眼前闪过一道白光，咔嚓一声，将桌案砍断，大怒道：“你们的主子兄弟二人，依仗的不过是祖宗留下的基业，可有一寸土地是他们统兵与强敌交战争来的？”

过去哈达部与叶赫部不相上下，但哈达部的孟格布禄、歹商叔侄相互争斗，你们的主子乘其内乱才称雄扈伦，我可不是孟格布禄、歹商，岂会如他们那样容易对付！我若领兵攻打你们叶赫，建州铁骑纵横往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你们有谁能够阻挡？

你们的主子没有什么本事，只知道口出大话。我父、祖被官军误杀，我以十三副遗甲起兵，往返千里追捕仇人，杀了尼堪外兰，朝廷给我敕书三十道，马三十匹，还送回我父、祖的灵柩，授给我都督敕书，每年照例赏银八百两，赏给蟒缎十五匹。你们主子的父亲兄弟也被官军杀了，可他们的尸首至今不知下落，布寨、纳林布禄二人也不敢到广宁寻找，不知内情的还以为清佳砮、杨吉砮没有了后人，放着父兄的大仇不报，却妄想夺取我建州的土地，向女真本族示威发狠，真叫人齿冷心寒！”

尼喀里、图尔德羞得满脸涨红，呆呆听着，无言以对，灰溜溜地退出大厅。院外的空地上，早已站满了手持兵器的军士，额亦都带领环刀军，安费扬古带领铁锤军，扈尔汉带领串赤军，鄂尔果尼、洛科二人带领能射军，数千兵马，军容庄整，三部落的使者吓得面无人色，仓皇而去。

努尔哈赤怒气不息，将这些羞辱的话语写成书信，派巴克什阿林察送往叶赫。纳林布禄闻知，也动了肝火，与布寨一起召集哈达部贝勒孟格布禄、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、辉发部贝勒拜音达里，还有蒙古科尔沁部的瓮刚代、莽古思、明安三位贝勒，长白山朱舍里部的裕楞额、讷殷部的搜稳、塞克什，锡伯、卦尔察两部，总共九部联军，合兵三万，分作三路，向建州杀来。

努尔哈赤与军师张一化、大将额亦都、安费扬古等人商讨迎敌对策，放出三拨哨探，昼夜不息轮番报告敌情，头一拨哨探报说联军自扎喀尖向东进发，二拨哨探报说联军已抵达浑河北岸，三拨哨探报说联军已越过沙济岭，正向古勒山而来。努尔哈赤听了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古勒山在苏子河南岸，头道关隘扎喀关西南，苏子河贴其背下流，水势至此甚大，山路纵横，四面断崖峭壁，南北两山对峙，中间一条狭路，地势十分险要。此为联军必经之路，可在两边道旁埋伏精兵；在高阳崖岭上，安放滚木礮石；在沿河狭路上，设置横木障碍，迎击他们。”

第40节：大捷(7)

张一化点头道：“用兵之道，无论什么计谋不外乎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事，兵法上说：‘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’古勒山天然形胜，易守难攻，在此伏击，事半功倍。”

布置好了人马，夜已深了，努尔哈赤命众人回去歇息，然后倒头便睡。袁代知道三万大军将要杀到，心里惊慌不已，一丝睡意也没有，却听努尔哈赤鼾声大起，以为他没将此事放在心上，忙推醒他，埋怨说：“大军即将压境，你竟然这样沉睡，是急晕了头，还是吓破了胆？”

”

努尔哈赤勉强布满血丝的双眼，翻身坐起来说：“你说的当真好笑，害怕的人还能如此安睡？”

敌兵既来，腿长在他们身上，哪个也阻拦不住，我就在这里等他们，看他们如何攻破我的城寨！”

说完掉头呼呼大睡。

次日清晨，吃过早饭，努尔哈赤率领众将祭奠了堂子，然后披挂整齐，统帅兵马出征，口衔枚，马勒口，立险扼要，以逸待劳，埋伏在古勒山上。哨探报说叶赫兵于辰时进入建州地界，先围了扎克城，未能攻下，改攻黑济格城，两军互有伤亡，僵持不下。努尔哈赤命额亦都统领精锐骑兵百人前去挑战，将联军引上山来。此时，联军正在拼力攻城，无奈攻城比不得结阵野战，人多势众却不能一齐冲杀，好似狮子搏兔，未免笨手笨脚，无处用力，大队人马聚集在城下，城上箭如雨发，士卒损伤甚众。布寨心急，害怕挫伤了士气，得知建州出兵挑战，便一马当先，率兵迎击。他见额亦都手下不过百人，手舞大刀，放心大胆地与额亦都战成一团。几个回合过去，额亦都佯败而走，布寨拍马追赶。为他观阵的纳林布禄，以为建州兵败，一挥大刀，率领联军随后追杀，一直赶到古勒山下。到了山下，布寨、纳林

布禄才发觉山道崎岖狭窄，大队人马拥挤在一处，阵形大乱，急忙喝令兵士向山坡杀来，二人奋勇冲在前面，其余各部兵马呐喊着蜂拥而上，山上山下到处是厮杀的人马，呐喊之声，惊天动地。

努尔哈赤见敌兵势大，若是攻上山坡，短兵相接，自己在人数上就处了下风，急忙下令扔放滚木礮石。建州军卒，居高临下，奋力推抛，霎时之间，木石俱下。布寨正在砍杀，一颗大木顺坡滚落下来，他急忙一提缰绳，躲闪过了，但那根大木砸在一块巨石上，一下子又高高弹起，撞到坐下战马的后腿上，那马一声悲嘶，登时摔倒，将布寨甩落在山坡上。布寨痛哼一声，正要挣扎起来，不料建州武士吴谈从马上猛扑下来，正好骑在他身上，一刀砍下，布寨的人头滚出多远。他大呼道：“布寨给我杀了，布寨给我杀了！”

纳林布禄早已看见，惊呼一声，昏厥坠马。左右亲兵侍卫急忙将他救起，向山下败退。叶赫兵见主子一个被杀，一个昏倒，无心恋战，夺路而逃。联军群龙无首，登时没了斗志，各自奔散。

努尔哈赤纵兵追杀，势如猛虎下山。可怜三万联军，拥挤在狭小的山谷小路上，首尾不能相顾，被杀得七零八落，遍地是尸首、刀枪，没了主人的战马或四下奔逃，或围着死去的主人不住悲鸣。努尔哈赤在山下抓住一个溃逃的兵卒，命道：“回去告知纳林布禄，快将东哥送到建州，不然我要踏平叶赫，将东、西二城夷为废墟！”

那兵卒吓得浑身抖个不停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连连点头。纳林布禄逃回叶赫，已是惊弓之鸟，听了兵卒的报告，忙请来东哥过来商量，哪知话刚出口，东哥横眉发狠道：“努尔哈赤是杀父仇人，我怎能忘了不共戴天的大仇，屈身侍贼！叔叔，你转告他，这辈子就死了这贼心，我宁肯嫁给那些贩夫走卒，也决不会嫁给他！”

纳林布禄知道她脾气本来就大，又新逢丧父之痛，不敢强逼，想到努尔哈赤咄咄逼人，心里颇觉为难，不由连声长叹。正在踌躇，屋内施施然走出一个秀丽的女子，搂住东哥道：“好侄女，不要使性子

了。努尔哈赤真要杀来，咱们叶赫男女老少可是几千条人命呢！你狠得下心？

”

东哥咬着银牙道：“姑姑不要劝我，要嫁你自去嫁，我是决不会的！”

第41节：悔婚(1)

六?悔婚

布占泰这才惊醒过来，迟缓地转过身来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摇头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不……东哥怎么变了模样？

不会……不会……她不是东哥……”

努尔哈赤目光如电，看着大惊失色的妻子，喝道：“回来！你说什么？

”

众人暗自吃惊，布占泰吓得两腿一软，几乎坐在地上，额实泰伸手将他扶住，他感激地看了妻子一眼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贝勒，我不是……是信口乱说，只是……只是觉得奇怪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两个东哥？

”

那女子登时眼圈一红，幽幽地说道：“你这丫头说话好没分寸！姑姑本是为你好，那努尔哈赤凭着十三副遗甲统一了建州，是何等英雄！你与他郎才女貌，可算是天生的一对，放着这样的人物不嫁，还要嫁谁？

”

东哥心中一动，但想起努尔哈赤没有如约而来，分明是小看自己，那时没有杀父之仇，他尚且如此，若是这样轻易地嫁了他，岂不是越发给他瞧不起了。越想越恼，听姑姑还在耳边不住规劝，赌气道：“果真要嫁，谁杀了努尔哈赤，我便嫁他。努尔哈赤他却休想，我就是死了，也不会嫁他！努尔哈赤又没有三头六臂，怕他什么？

你若害怕，自去答应他好了，我自然不会与姑姑争抢！”

“嫁就嫁，你可不要后悔！”

那女子见她不是一时负气的话，也伤了心，沉着脸说，“那日若是你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布寨哥哥哪里会给人杀死？

你这做女儿的，不能替他分担忧愁也就罢了，还吵闹着非要与建州用兵不可，若不是为你，布寨哥哥怎么会遭此劫难？

分明是害死了自己的父亲，却来埋怨别人！”

东哥一时无话可说，嚎啕一声，掩面哭着跑了出去。纳林布禄责怪道：“孟古，东哥毕竟是孩子的心性，布寨哥哥死了，她正伤心，你不该这样招惹她！”

“都是布寨哥哥少了家教，养下这样一个不知好歹的女儿来！她的这个坏脾气不改，哪个男人能够容忍得了她，迟早要吃亏的，哥哥为何还要袒护她？”

”

纳林布禄摇头说：“若不好生规劝，一旦惹恼了她，她打定主意不嫁，你能将她捆绑了送去？”

努尔哈赤破了我们九部联军，正在志满意骄之时，不将东哥送到建州，他怎肯罢休！”

“哥哥，建州无人见过东哥，我俩相貌本来有几分相似，东哥既然打定主意不嫁，不如我代她嫁给努尔哈赤，也好化解两家的怨仇，使叶赫免遭兵灾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只是委屈了你，哥哥有些过意不去。”

纳林布禄听孟古说得坚决，心头一酸，抚着刀柄道，“你嫁到建州，必可延缓努尔哈赤进兵，就是他还要兵临叶赫，那时叶赫的兵马业已休整齐备，重振士气，不会轻易受人宰割了。”

随即派了信使赶到建州。

古勒山大捷，努尔哈赤的人马又增多了三千余人，已达一万五千兵马，住户也多了二百多户，赫图阿拉城寨登时显得狭小仄窄，拥挤不堪。努尔哈赤有意另外选址再建一处大一些的城寨，于是带着张一化、额亦都、安费扬古、费英东等人，骑马出城，在赫图阿拉周遭查看了大半天，选中了一处高起数丈地势平坦的山冈，地处哈尔萨山的北麓，在赫图阿拉城西南，相距八里的路程。此处东枕鸡鸣山，西偎

烟筒山，北临嘉哈河及硕里河，南傍哈尔萨山，东、南、西三面环山，都是悬崖绝壁，北方一面临河，取水方便，西北方向地势开阔，向外伸展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水陆出入便利，既隐蔽又通达，地势险要，最宜筑城。努尔哈赤问过当地的土人，此处名为佛阿拉，满语是旧城的意思，因为曾祖福满当年曾在此地建造城寨，历经多年，早已残败不堪，碎石断垣，依稀可以想见当时城寨的风貌。努尔哈赤歔#91;不已，次日命何和礼与洛寒二人筑造佛阿拉新城。不到半年的工夫，新城完工。

新建的佛阿拉城，分为套城、外城和内城三重，最里面的第一重为木栅城，用木栅围筑而成，为努尔哈赤及其家属亲眷居住，城中设有神殿、鼓楼、客厅、楼宇和行廊等，居中的楼宇高有二层，上覆鸳鸯瓦，雕梁画栋，精美异常。第二重为内城，周围四里左右，高约四丈，宽有五尺，上有雉堞、垛楼、瞭望楼等。内城中的居民约有二百多户，全是努尔哈赤的亲近族人。内城东边，有大堂一所，乃是议事或祭奠天地、祖宗之处。内城西侧高台之巅，建有四栋屋宇的宫阙。登上殿顶，举目四顾，呼兰哈达、鸡鸣山、苏子河、赫图阿拉城尽收眼底。第三重为外城，周围十二里左右，城墙先用石头垒砌，砌石三尺，铺设椽木，如此反复砌筑三次，墙高一丈，内外全用粘泥涂抹，光滑坚固，不易攀缘。城外挖有壕沟，引河水注入，水深齐胸。壕沟以外，住有八百多户居民，他们多是军人、工匠、商人等。

第42节：悔婚(2)

大明万历十五年，努尔哈赤迁入佛阿拉城，改尊号为汗王，封弟弟舒尔哈齐为贝勒，随即派人到叶赫迎娶东哥。孟古盛装赶往建州，马拉的花轿四周围着红绫子，孟古蒙着红盖头，端坐在花轿中，一路颠簸，眼看快到外城，孟古拉开轿帘向外偷看。一声炮响，城门大开，绣旗招展，城中冲出一大队人马，前面是十二匹对子马，马上都是锦衣花帽的英俊剽悍少年，各配腰刀，身背弓箭，后面众人簇拥着一身披红的高大汉子，虬髯方脸，浓眉大眼，生得甚是威严。孟古心里怦怦一阵慌乱，跳得极快，脸上霎时发起热来，此人想必就是努尔哈赤了，忙把盖头蒙好。耳边听得鼓乐喧天，人声嘈杂，又过了一顿饭的工夫，花轿停下，两个伴娘掀起轿帘，将她搀出花轿，府门街前，张灯结彩，烛火辉煌，挤满了看热闹、道贺的百姓，手里提着熊、虎、豹、狍、山果、蜂蜜等贺礼，叽叽喳喳地评头论足：“看呀！新娘子好苗条的身材！”

“啧啧啧，真不愧是满蒙第一美人，看她的那双手又白又嫩，像是没长骨头一般。”

“你看她走起路来，真如分花拂柳似的，柔软得像春风里的娇花。”

“.....”

她既兴奋又惭愧，知道多半是沾了东哥声名的光，心里忍不住有些悲伤。任由伴娘搀着，沿着铺地的大红毡，走入大堂，但觉被一双粗大的手掌一拉，身子不由一软，跪拜下去。萨满在一旁祭奠天地诸神及祖宗神位，晨光初露，他们已开始祭拜，此时更是振作精神，主祭萨满焚香祝祷，众萨满们击鼓甩铃，边舞边唱：“美满夫妻，鹊神安排。路神保佑，娶到家来。万事如意，相亲相爱。”

主祭萨满高声喊道：“一叩头，谢观音大士，福星高照；二叩头，谢诸神保佑，全族安好.....”

二人拜完天地，搀到洞房门口，跟在努尔哈赤身后跨过放着两串铜钱的马鞍，伴娘拿起那两串铜钱，在她肩头左右各搭一串。进到房内，伴娘从一个小女孩手里接过红布扎裹的一对宝瓶，给她夹在腋下，那宝瓶甚是沉重，孟古知道里面装了五谷粮食。好不容易坐在南炕上歇息，揉揉肿胀酸软的双腿，想着努尔哈赤威风的样子，掀起盖头，看院中燃起松明子火堆，噼噼啪啪，将窗户映照得一片通明，众人猜拳狂饮。盘膝坐等，直至深夜，才听到人声渐渐稀少，随着门环响动，一阵踉跄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直到炕边，盖头被人一把掀掉，长明灯下，孟古看到努尔哈赤脸色通红，满身酒气，坐到炕上。努尔哈赤见孟古一身大红的吉服，微微低着头，露出粉嫩的脖颈，含羞带怯，灯光之下，越发娇艳动人。伸手扳起她的额头，就见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左右顾盼，闪烁不定，樱唇红润，身段丰腴，有着说不尽的风流。努尔哈赤将她搂入怀中，闻着她周身的香气，将浓密的虬髯蹭到她脸上，嘴里喃喃地说道：“东哥，我的小美人，我苦熬了这么多个日夜，今天才将你抓到手心。”

双手将她托在臂弯，平放在炕上，一下撕开她的衣服。孟古吓得一声惊叫，一动不动地躺着……

次日一早，钮祜禄氏、兆佳氏、富察氏袞代、伊尔根觉罗氏四人一齐过来道喜，稍后张一化、额亦都等人齐来拜见大福晋，其他众人听说叶赫的东哥貌美如花，都想趁着贝勒高兴之际一睹芳容，早早地等在府门外。努尔哈赤拉着孟古的手坐在大堂上接受众人拜贺，凡是有点职位的军士都允许进来。将近晌午，努尔哈赤觉得劳乏了，正要退下歇息，近侍颜布禄进来报说：“那些出嫁的格格们约齐了前来道喜。”

努尔哈赤强打精神，向新婚妻子歉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些丫头是讨喜钱来了。”

“我们迟到了。”

五六个艳装的妇人吵嚷着进来，盈盈下拜，施了个万福，孟古忙将喜钱分发给众人。舒尔哈齐的女儿额实泰不依道：“伯父娶了这样美貌的大福晋，我们姐妹几个好不容易凑得齐了，才来拜见，却只赏这点儿喜钱，可真小气！”

努尔哈赤笑道：“我已给你找了个如意的郎君，那是多大的彩礼！乌拉富甲一方，你还在乎这点儿喜钱，我倒要问问大伙儿哪个小气呢！怎么，没见布占泰来？”

”

东果取笑道：“阿玛想必还不知道，她将布占泰妹夫看做心肝宝贝似的，生怕有人给强夺了去，平日难得放他出来，若不是阿玛的大喜日子，我们想看一眼都难呢！”

额实泰给她说得脸颊绯红起来，支吾道：“好姐姐，嘴下留点儿德吧！你可屈杀人了，他是害怕见伯父，在外面候着呢！哪里是我不让他来！”

众人一阵哄笑，努尔哈赤道：“叫他进来，如今是一家人了，还怕我吃了他不成！”

“那我去喊他。”

东果出去不久，带进一个英俊的男子，衣着华丽，仪表堂堂。东果将他向前一拉，说道：“快拜见我阿玛和大福晋。”

古勒山一战，布占泰给额亦都生擒，额亦都举刀要砍，他慌忙哀求道：“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将军若放我一条生路，我愿意以牛羊马匹赎身，将军想要多少好商量。”

额亦都听他口气，不是平常的军士，押解回来交给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一问，知道他是乌拉部满泰贝勒的弟弟布占泰。努尔哈赤正担心九部人马再次联合进犯，打算留他在建州，好令满泰有所顾忌，不致再听叶赫号令，亲自给他松了绑绳，赐他一袭猞猁裘，又将侄女额实泰嫁给了他，布占泰就在建州居住下来。近日，他听说努尔哈赤迎娶东哥，想起当年哥哥给自己到叶赫下了聘礼，东哥一口答应了，

谁知她变心另嫁建州。他心里暗骂东哥水性杨花，本来害怕尴尬，更怕生出什么祸事，不想当面道贺，却给东果一把扯了进来。布占泰红脸低头朝上施礼，孟古也取了一份喜钱给他，他看着那双白嫩的小手，心里慌乱得厉害，生怕自己一时把持不住，摸到那只嫩嫩的手上。他接过红包，低声说：“多谢大福晋。”

声音竟似蚊子鸣叫，低得旁人难以听到。

孟古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也不是新姑爷了，面皮竟还这样薄！倒像个绣阁里的大姑娘。”

布占泰听了，不禁一怔，微微抬头，看见笑面如花的新娘，登时有如给磁石吸住一般，面色惊恐地怔住。额实泰见他目光呆滞，以为给大福晋的美貌迷惑，在身后使劲儿拉拉他的衣袖，低声道：“你怎么只顾呆看，小心伯父面前失仪，砍了你的脑袋！”

努尔哈赤早已看见他紧紧盯住大福晋不放，愠声道：“布占泰你看够了没有？”

还不下去！”

布占泰这才惊醒过来，迟缓地转过身来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摇头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不……东哥怎么变了模样？

不会……不会……她不是东哥……”

努尔哈赤目光如电，看着大惊失色的妻子，喝道：“回来！你说什么？”